

卷一

自來家齊而後國治家不齊而能治國者故大舜觀為汭文王詠關雎其本原皆自家庭始迨至春秋列國紛爭父子兄弟之間互相殘殺故未幾而併為六國又未幾而併於秦秦至二世楚漢紛爭漢至桓靈復入失國魏武篡父子孫不昌晉代以來五胡肇亂歷觀前世其得國者莫不興於家庭其失國者亦莫不敗於家庭是以煮豆豈箕痛相煎之太急斗粟尺布傷同類之不容立國如此治家可知所以姜肱大被傳為美談張公百忍稱為事他如孔融讓梨黃香扇枕郭巨埋兒以及木蘭從軍緹縈代父這些忠臣孝子烈女節婦無不載之丹青之青史可見人生於世總要有點作為無論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及兄弟姑嫂姻婭姊妹之間亦無不宜和睦俗語有言家有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其言雖俚其味甚長你道小子這些話豈無故說的麼只因這

書名 續像閨門秘術五十回 光緒三十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一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406

編號 0867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0867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卷書號: 雙紅堂 小說 40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續像閨門秘術五十回 光緒三十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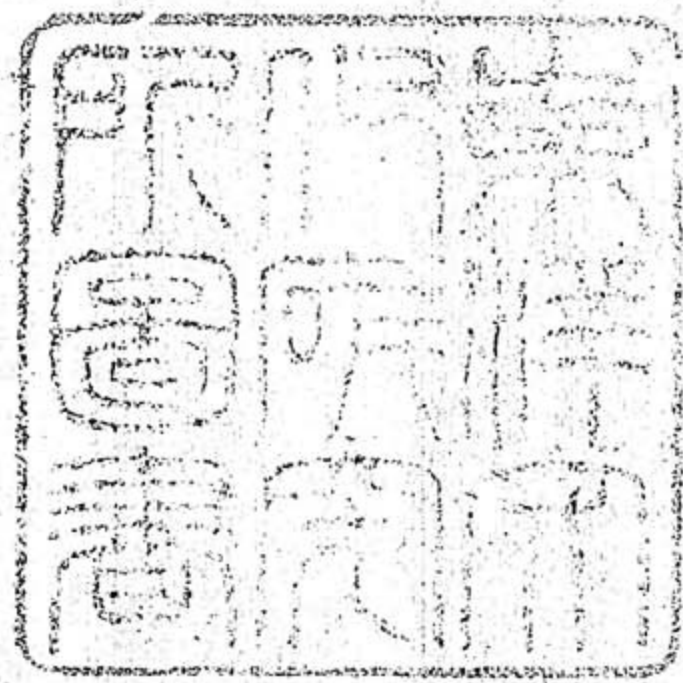
人姓為華閣者因他家上代做過宰相入閣賜第故爾相沿日久即以閣老做了街名這人家老夫婦二夫名叫黃木中舉也是個縣學生員妻子王氏生有三个兒子長子名叫為兆璧次子名叫為兆現年方一十六歲平日却不出外附學兄弟三人皆是他父親在家課讀生就了天姿第三子孝順友愛的情形實在令人可欽可敬就是那寢則同床食則同席那些外面這日弟兄三人正在書房念書忽聽門外鑼聲响亮人聲鼎沸那一片吵鬧之音遠遠其忙令兆璧出去觀看究竟是何故兆璧答應一聲出了大門早見街上家家閨門開戶來往的人無不哭聲震耳兆璧看見這般情形知道不是好事忙拉住個熟人向他問道你們如此匆忙又

K 3006 . 6



繪圖閨房秘術劍仙傳

雙紅堂
小說
106(2)



料3006 (12)

閨門秘術卷二

第十一回

報喜信弟兄嘔阿姐

送賀禮府縣拜親翁

却說湯德元將華童答應親事的話回復了萬知府隨即着人去請夏國華來不多一會夏縣令已到萬鈞向他說道適纔湯先生來說華老先生允雖可允但須等兆琨入泮之後方肯行聘且無許多禮物只好仍照書生的規矩特地請你前來告知應如何辦理年兄還請自酌夏國華道既然華先生應允早遲却也無妨至聘禮一節更不爭論橫豎兩家俱是書生本色日後就敢煩太尊與湯先生作合便合彼此又談了一會大家退去湯德元回到廬所過了幾日學憲按臨兆璧與兆琨大椿三人進場考試兩三日後發出榜來三人俱高取入泮仍是兆璧第一名得了榜首大椿進在第三兆琨進在第六報子到門自是歡喜不盡湯德元代他們開發了喜錢然後靜候獎賞領了花紅復令三人親往府縣謁見此時夏國華格外歡喜當日擺了酒席請他三人飲酒坐中又談論些詩詞雜作然後回來次日回轉鎮上當晚鬥到華家報信華童雖然歡喜尚不過形於色惟有王氏太太與李家太太再也歡喜不了彼此道喜不提但說李太太定要扶着出來謝華家夫婦提拔之恩湯家也得了信上上下下皆說姑爺進學老爺可算心滿意足的了內中只有湯俊弟兄不甚高興兩人不言不語坐在那裡到了晚間那僕婦皆來與蕙微說笑道姑爺身家要高了現任的秀才娘子明日姑爺高發千萬記着我們伏伺這一場必要提拔我們蕙微被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說得滿臉通紅心內却十分快活却巧擺了晚飯來請他兩人吃飯蘭韻先走了出來蕙微被眾人說笑了一回實在害羞不肯出來那些人見湯俊兩人坐在那裡故意笑道今日我們家姑爺進學家裡這樣歡喜那一天我們家裡相公進學還不知道怎樣呢那一個道要他們用心還怕這功名不是熱的麼湯俊仍不開口湯傑格外小些聽見如此說項罵道你們這些人只會恭惟姐姐隨後也不是你們嫁他好不好與你們什麼相干好不希罕養了女兒總不是好

事家私被他佔了還是小事從不能為着兄弟總想丈夫做官發財來欺負我們你們再說我就英性不學好將你們亂打一陣讓姐姐使他家新秀才同我講理湯俊本不開口聽湯傑說了這許多話也是氣不過說道你不很了你只曉得秀才還不知道秀才的兄弟還更濶呢明日妯娌們一頂轎子到府裡一頂轎子到縣裡豈不快活還有我們兄弟在眼裡趁早此時不要說防着後來吃苦湯傑聽了更加動氣道你們怕我是不怕他不過是個毛秀才我也看不見此時蕙微在房內被眾人取笑了一回接着兩個兄弟說了許多嘔氣話又不便與他爭論不覺大哭起來他母親曉得他受了委屈忙來攔道你們兩人當真要鬧麼再說我就來打你一頓看你怎樣湯傑格外性急也就哭道兒了再打些不要緊這要有個好女婿就沒事了湯太太聽了這話也是動氣那此僕婦曉得是他們惹出來的禍趕着將湯俊兄弟拖了過去忙着又勸蕙微蕙微倒反哭個不止關了一大晚這總沒事過了兩日湯德元帶着兆璧三人回鎮所有鎮上的人俱來賀喜皆因湯德元是鎮上的首戶又是董事聽說府裡又與華家結了親那個不來恭惟獨有李大椿的母親格外比平常好了許多說道我雖不想大富貴但是苦節多年見兒子進了學也算我對得起他父親了只慙是湯華兩家提拔之恩故此病勢又減了許多接着華童叫兆璧兩人祭祖拜客鬧了兩天然後李太太又叫大椿備了幾件供品回到自己家中祭祖復又到湯家磕頭回來又拜華童夫婦自家各事方了接着次日大同府下鄉有事順便到鎮上先拜湯德元然後乘轎至華童家內號房取了帖子敲門進去說府大老爺前來拜會華童取過帖子見是萬鈞趕着說擋駕那知他自己已下轎進來阻擋不住只得行禮坐下叙了寒暄又將兆璧兄弟喊至面前行禮已畢萬鈞隨即取出一百銀子說道這是下官些須芹敬為兩個賢契發兆今年一過明年即逢大比那時再為道賀便了華童道諸蒙大尊青眼已是感恩不盡這許多厚賜實不敢當萬鈞道這是我與兩個門生藉資膏火何必如此謙讓聞夏年兄明日即來道喜下官先來告知一聲前日湯先生所說之話你先生諒

該知道這舉誠是美事佳兒佳婦老先生晚景可算是少有的了華童忙又謙遜了一回只得將一百兩銀子收下萬鈞告辭起身那鎮上的人這一議論自不必說你府裡送銀子他說府裡送賀儀這個說五百那個說一千頃刻間你傳我我傳你把我華家已是說的天上有地下無的了接着第五日大同縣又開鑼鳴道而來也與萬鈞一般纔將名帖遞進他就下轎進去華童知道擋駕不住這得見禮坐下夏國華開口就認親戚道親翁幾時得着令郎喜信小弟早知他兩人是非凡的湯令親諒該常來華童見他如此這得隨着他的口氣一一回答却巧湯德元得信亦趕着前來作陪三人談了一會世務然後夏國華向湯德元道小弟今日前來一則與華親翁拜府道喜聞女婿入泮特具薄儀呈送說着叫人送上乃是藍衫雀頂以及發兆各物另外又是一百兩一封兩封銀子又道這薄儀聊為見面之儀隨後高發再為申賀華童見了這樣心中十分着急道我本是個書生寒士要這藍衫雀頂何用這樣浮華還說是書生本色欲待不收又明明使他難以為情而且又是推辭不去的只得謙讓了一回然後收下夏國華又問了李大椿的話華童與湯德元一一說知他也送了五十兩銀子叫他好好讀書當時李大椿又出來叩謝然後夏國華回去那知就此一來反惹出一件大事本來這鎮上向來有個巨竊混名叫三眼虎無論你家房屋高大他皆能想法進來偷竊昨日見府大老爺到華家來聽見外面說一千的一百的他已垂涎要想動手加之今日夏國華又帶了許多人抬着禮物走過之後左鄰右舍又喧嚷起來這三眼虎格外拿定主意想今夜前去動手到了晚間先在鎮上打些酒買了些菜飽啖一頓到二更時分正值二十以外夜間又無月色他就在家中帶了傢伙來到華家門口先走了兩次見街上人還未靜不好動手又到他的房子後面小巷內望着兩頭無人忙在身邊取出鐵撥子要想撥出後門撥了兩下知是門上有釘上知一時撥不開只得取出兩根繩子兩個鐵圈一付鐵鉤子先將鉤子扣好然後將兩個鐵圈繫繫在繩子上而舉起手將繩子望上一摔兩個鐵鉤早鉤在牆上三眼虎就將兩腳套進圈

內一口氣猛升而上早扒到屋頂面復將鉤子取下又向裡面牆上鉤好仍然抓着繩子鬆了下去了到了裡面正是廚房的院落他便側耳向內室細聽只見燈光未熄華童雖然睡熟李大椿與北壁三人還在李太太房內閒談三眼虎見了只得躲在廚房裡等他們睡熟再去動手不多一會果然大家去睡此時已交三更三眼虎還怕眾人未曾睡熟隨手在地下取了一塊石子望屋上擲去一聲响亮然後又滾了下來再聽裡面毫無動靜知道他們睡了他就忙進了堂屋慢慢摸着的房門將門門撥下纔要推門忽然格喳一聲反嚇了一跳惟恐驚動裡面趕着跑了出來又聽了一回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遇小賊盜物免追

念舊情捨財相助

話說三眼虎來到華家行竊纔將房門一推只聽咯喳一聲趕着跑了出去仍到廚房內躲着那知早驚動裡面因華童本來是個細心人忽然府縣前來拜會又送了許多禮物怕有小人前來故此留心防備忽聽房門响動趕着起身喊道北壁你起來外面門响怕有人行竊誰知北壁睡得正熟喊了兩聲只是不响華童作急只得自己起來取了火種点了燈先在房內一看見門門已撥了下來甚是疑感忙又身了衣物到房外四處一照並無形迹心中暗道難道不是有賊或者他們臨睡時忘却上門因此被風吹開也未可知却又不敢自以為是只得又到院落各處看了一番然後又來到廚房細查看却一點形影沒有華童見象無形迹也就放心回轉房中仍然將門關好去睡你道三眼虎究竟躲在那裡先在跑到廚房潛伏在柴根以下因後華童出來各處尋看他知道總要尋到廚房裡來就躲入柴後將兩大捆柴遮掩着身體華童雖來尋找斷不料他躲在那裡因此未曾尋出三眼虎見華童又進房去睡知道他除了疑格外放心大胆起來約到四更時分便在窗外聽了一會只聽房內鼻息如雷知道眾人俱已睡熟他此次却不去撥門即刻出門到廚房裡面取了兩碗水先將窗格窩用水浸濕然後將門撥去輕輕的推開窗格真是一點聲音沒有他就此扒入裡面便去

將房門門拔下又將華童等人的鞋子取過來放在旁邊又端了一張椅子倒擺在房門口隨摸到一張木櫃使出開鎖的手段將鎖開下先將手伸進裡面去摸却巧夏國華與萬鈞送的禮物全在裡面那三百兩銀是他兩人的賀分亦在裡面三眼虎好不歡喜當時取了出來放在一處然後各處尋找把房內所有的衣服又包了一個衣包正要出去忽然華童睡醒要起來小解眼睛一睜只見窗格大開直一驚不小忙喊道有賊有賊說着便坐起身來即刻下床要去追趕那知鞋子已不知去向再望外面一看只見有個黑影子一閃早已出了房門華童此時也不顧有鞋無鞋忙忙下了床望外就跑誰知走到房門口一絆一個筋斗跌在地下不由的哎喲一聲非壁總在床上驚醒趕着起來一望見他爹爹跌在地下隨即將眾人喊醒這纔大家起來点了燈火來扶華童只見他半截身子在裡半截身子在外已跌暈過去眾人這一驚不小趕着抬到床上用茶湯灌醒此時李大椿也趕着過來華童道你們不必忙我快去趕賊眾人這纔曉得追趕出去已是無影無蹤所有那些衣料賀分均皆偷去所幸華童未曾跌傷却是氣得不得了說道偷去東西還是小事我曉得做下這門親來就要鬧熱昨日送來這些東西今晚就出這事大家鬧了一會已是天亮那些鄰居皆曉得華家失竊頃刻間湯德元得信前來華童就將被竊的話說了一遍湯德元道那鎮上本有個巨竊出名的喚做三眼虎這事尚不難辨你不好辦我代寫信進城仍是叫夏國華追緝怕他不帶你辦麼華童道罷了你說這話倒反不嫌你我們的事本來這些浮華物件收下來也是勉強此刻再驚官動府倡揚出去反為人曉得當時華太太也出來阻攔說道我們這些人家從未辦過人倚官仗勢現在既然縣裡做親格外不必逞強這些竊賊總是為窮所致隨他去罷湯德元聽兩人如此也就罷了那知華童因夜間受了驚恐又加之寒涼不到兩三日工夫就大病起來非壁北現這一急非同小可只得又去請魯達光來看魯達光初看時還說不妨事誰知日重一日藥無效驗加之天氣又冷今年老人經不起到了七八日上竟是痰氣上阻不省人事非壁與華太太真

是哭个不止春姑姑兩位姑娘仍是焚香求神全無效驗兆璧沒法這晚間又想割股以期病愈不料到了三更時分華童忽然痰望上湧喉中嚶嚶有聲眾人曉得不好趕著過來看望見了這樣情形忙叫人到湯家送信湯德元本來這兩日天天來的今日回去不多一會就著這信趕緊與大椿一起前來進了房門喊了兩聲華童把眼精微微睜開一聲長嘆兩目緊閉兆璧兆琨與華太太母女見華童已死過去這一哭非同小可惟有兩個姑娘與兆璧弟兄跌足捶胸哭暈過去李太太也是傷心只勸叫李太太將兆璧勸住說道辦後事要緊兆璧哭道我今年長到十七歲全是依著父母過的現在遭了這件大事一切俱不懂得叫如何是好湯德元也勸道你不要作急仍是我來趕著開了單張預候明天出去買辦又寫了一信送到縣裡並將被竊的情由叙在裡面等到天明派人前去無如華家本來寒素加之不是一偷連著又病了幾日所有銀錢已是乾淨此刻遭了這事雖然湯德元置辦一切仍有許多零碎事件皆要錢用不能件件皆向湯德元開口華太太母子十分著急李太太見他們這樣知道內裡的細情先同大椿商議然後與華太太說道你們不必作燥前日夏老爺送大椿五十兩銀子還未用著你們此時沒錢儘可取去先用我在這裡承你們的照應恨不能毀家圖報只恨無產業可變華太太還是不肯說道你們銀錢是不容易來的而且我們此時用去暫時無錢可還明年大椿鄉試拿什麼錢用呢你的好心我領情便了這錢不能用的李太太道你不必過謙譬如這銀子未曾送來也要過呢你們現在只管取用說著進房將夏國華送的原封銀子取出來交與華太太華太太因他是實心也就借用過了一會湯德元已將棺木衣衾俱已辦妥擇定次日辰刻大殮到了午後那國華已經得信因衙門有事自己不能來趕著叫他兒子前來拜尸又送了一百兩銀子賻敬令華家先行收用隨後再親來叩奠湯德元當時接見問了名號乃是斗均祥二字隨即拜屍說了來意辭去次日天明兆璧等人就成殮發喪入殮大家又是痛哭一場蓋棺已畢就將靈柩停在家中擇地安葬從此兆璧就勉力接著

華童的館地在家課徒且說這夏均祥雖是夏國華之子却是勢利小人這日到華家來後見他家房屋又小僕婦全無回轉衙門大不願意便與他母親說道有我家這樣門第何患無高門做親爹爹糊塗將妹子配與這個貧窮人家不但外面難看日後還要是我們的累夏國華的妻子倒好說道你不要這樣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爹爹從前還不如他那樣呢後來發達起來不到幾年就補了這缺安知這兆琨隨後不如你爹爹一樣麼他家此時遭了這事理應親戚幫忙你怎麼說出什麼話來如被你爹爹聽見豈不生氣均祥仍是不願意暫且不表單說夏國華公事辦畢晚間回轉上房便問均祥道今日你到華家去可見什麼人華童重身後事一切隨人主持均祥就將湯德元代辦的話說了一遍夏國華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福禍前日我到他家道喜他尚十分精神現在竟然永別但是他一死這一家人口如何是好你妹妹雖未過門也是他家的人我想明日前去看視一番然後與湯德元商議代他家想个常久之策方好均祥聽見更不願意一言不答回轉上房而去不知夏國華代華家想出什麼法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賢夫婦仗義疎財

壞兒郎嫌貧愛富

說話夏國華因兆璧家無人照應想與湯德元商諒代他說个長久之策均祥心下很不願意皆說日後總要累他一言不發回轉上房而去夏國華雖見他那樣却也不在意夏國華回到房中將這話與他夫人趙氏說知趙夫人道應該如此且女婿年紀還輕你二人不能常在這任上日後落在他們手裡也怕不受夏國華見說乃道你怎麼說出這樣話來趙夫人也不敢將均祥的話直說出來只得說道我不過這樣慮難得在你手裡辦了更好而且華家尚未行聘你明日到他家去得便可與湯德元說現在喪事之際願不能說及親事的話但必須彼此有點聘物方免外人說論夏國華道這事我早想到本想早晚去催不料他就病故此時只好說去看罷一夜無說次日夏國華一早就乘輿到湯家鎮來到了華家門口下轎進去兆璧因在七中不便

來却好李大椿在家便出來作陪夏國華當在靈前行禮已畢問了得病原由李大椿一一回答夏國華又問道湯先生現可在家否此次全是承他照應實在可敬可請賢契就此先去一走說我立刻就去與他有話相商李大椿答應前去一會兒回來說道湯先生即刻過來請老師稍待片刻夏國華答應此時無事就入幃與北壁兄弟談了一會北壁只是痛哭他復要慰了一番却好湯德元已來兩人見禮坐下先談了些華童倉猝之事然後夏國華問道現在各事雖承老先生粗有布置但日後方長這一家人口如何設想且北壁兄弟均是可造之才若徒目前課徒度日豈不有荒自己功課因此小弟前來與老先生相商須代他善取一法湯德元聽說格外敬重道晚生久有此心擬想七滿之後先代他擇地權厝然後將華親母及北壁兄弟接至寒舍另請一位先生同小兒等一齊讀書夏國華道能先生如此便好極了我看親母太老年已垂邁還有兩位小姐均須人照應小弟雖一官飽繫又恐遷調無常擬向致送千金為他弟兄讀書之費另送婢女兩名聽憑使用這事俱仗老先生代管湯德元滿口答應當時又進幃與北壁說知直是感激萬分然後夏國華又與湯德元說了行聘的話道此時本不該道及因既為親戚若全無一點聘物恐致令人評論請先生與親母太太說知隨便什麼物件均可為聘小弟這裡先有一物呈上免得日後又勞大駕說了在身邊取出一支珊瑚玉筆咬與湯德元道這聊取筆走龍蛇之意罷湯德元接了過來交與大椿叫他去至華太太那裡大椿接了玉筆將夏國華的話一一與華太太說知華太太當時也就收下取出一對羊脂玉錫交大椿送出去為回聘團圓之意夏國華收下又談了一會這才告辭這裡七滿之後湯德元果真在南鎮本鄉擇了一塊地揀了吉日將華童靈柩厝下看看已到底匆匆的過了年便在家中騰出一進住宅把華家母子兄弟姊妹接來居住李大椿也就一齊過來夏國華所說一千銀子也交與湯德元生息那兩個婢女長名慶喜次名順喜送過來伏侍華太太與春秋二位姑娘從此眾人又在湯家居住讀書專等服闋以圖上進且說大同府中有個富紳

姓葉名開泰叫有萬貫家資父親叫葉槐現為吏部天官之職滿朝文武非親即故這府城雖遭兵亂所幸他家財產俱在外府州縣故此一點未曾失落這開泰平日在家武斷鄉曲無所不為專門穿插衙門代人家暗通關節却巧夏均祥也是勢利小人見他家如此豪富就與他結交那知開泰雖已二十八歲却由數年前絕絃至今尚未復娶家中有个篋騙姓王叫王瑞渾名叫做王活嘴因他撥反正在開泰面前百般討好如有不遂他意他就百般搗弄去害害那人那怕他位前說這人好到十二分地步只要一點不合登時憑着一張嘴又把他說得不可救藥因此葉家上下人等皆叫他王活嘴這日葉開泰當面就將他父親的家信說他年已花甲至今尚無孫子如本地有人家可以說親就叫開泰續娶一人以圖後嗣開泰看了這信就向王活嘴說道老王你意中可曉得那家有姑娘代我少爺做媒隨後也落得酬媒禮王活嘴見他來問便笑道有是一家只怕少爺沒有本領結這門親開泰當時就道你太看不起人了莫說我家有如此家財聲勢就依你少爺本領人品而論還怕娶不到一个老婆王活嘴道不是這等說法現在大同縣夏國華有个女兒名叫瑞雲生得十分美貌而且知書識字下筆成章若代少爺說項豈不是門當戶對那知這夏國華老爺糊塗把本地一个酸秀才為妻連聘禮都不要人家的還送幾千銀子與這人過活往復夏均祥在我們面前談說狠不願意怕日後受他的累少爺請想豈非一塊羊肉落在狗嘴裡些如果代少爺做媒豈不是件美事葉開泰被他說得動火忙道你能想法代我將這媒做成我包重重的賞你王活嘴道少爺可不要抵賴現有一条妙計可如此如此或者可以挽回葉開泰聽了大喜道你此時就去請他前來王活嘴笑嘻嘻的走出去一直來至縣衙前也無人阻當徑到書房裡面却巧夏均祥在家彼此見面王活嘴向均祥說道少爺本來他却常到衙門這兩日為何不到我們那裡去今日我們少爺特屬門下前來奉請小酌聊作叙會均祥道老王你不知道近日我家出了一事心下十分懊惱故無心出門閑走王活嘴聽了故意問道老太爺如此居官清正又得你少

俞料理各事那裡什麼意外的事呢除此一件其餘各事更不必勞心的錢是有的力是有的還有什麼懊悔的事均祥道老王這事可不同你談王活嘴聽他說到這裡明知為華家這門親事復又故意笑道我知道了大約少爺的尊闊平時十分做作不能聽少爺隨心所欲少爺欲想納寵又苦於父母挾制尊闊太嚴因此不甚高興此事是極容易的你爺爺早同我說只仗門下這張活嘴將尊闊夫人請出來我同他嘴對可以利害說之包管他能聽我話聽憑少爺自主便了均祥聽說罵道你這死囚几日不遭打你就來作賤少爺現有心事你偏來胡鬧王活嘴又故意正色道究為何事不妨告訴門下或者可代設想方法均祥道好在你不是外人我從前也與你說過就是我爹爹將我妹子配與那個窮鬼華非現這事我不願意無奈他一定做主要與他結親這也罷了那知華家的老子於前日復又死去家中一無所有我父親又送一千銀子還給他兩個婢女代他料理喪事你想現在未過門就如此用錢隨後豈不受累王活嘴听了道怪不得少爺如此煩悶原來如此便是門下聽見也是嘔氣少爺這樣門第人家還怕沒有高門做親却與這窮鬼配匹非是我說趁早想別的妙法免得日後受累均祥道我豈不知道爭奈毫無善策你有主意略可代我設法隨後總有好處與你王活嘴道主意却有一個只怕少爺不行均祥道你且說來王活嘴道如少爺說華家是個極窮的窮鬼我勸少爺與性此時拋撒几个錢着個人到他家去悔親允他几千銀子他是个窮人未有見錢不愛的若知好歹允了這事登時叫他寫了筆具把銀子與他斷了往來若是不允那就如此如此怕他不行麼但是尊大人面前須要說明方好均祥听了因道你這主意雖好惟恐我爹爹不行活嘴道我們且說說看好在葉家不比旁人或者老太爺肯行也未可料少爺此時切勿聲張我此時先去回葉公子明日再來與尊家太爺面談非是我小人見識此事如此行來不但隨後無累少爺的前程怕是不穩的均祥笑道果能如此我隨後也不忘你彼此正談之間忽听大堂敲点知是夏國華回衙王活嘴道門下暫且告別恐怕老太爺請少爺說

話明日再見罷不但王活嘴想出什麼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後騙嘴設計求親

勢利虫直言提父

話說王活嘴別了夏均祥回到葉家將均祥所說的話說了一遍復向開泰道少爺明日早間可先具衣冠去拜夏國華見面時不必說這事但言老老人在京時常家信中提及說老伯伯居官正清不日就申奏朝廷如調他處然後出來讓我去說項葉開泰听說甚是得意到了次日就具衣冠乘了轎到縣衙會夏國華雖知道道他如此作為不與他往來奈因他是地方上紳士怕有別項事件不能不出去會他只得也穿衣服延入花廳見禮已畢叙了寒暄夏國華問道公子前未有何見謝葉開泰道只因家父屢次來信在都中聞老伯伯居官清正甚是欽佩日前已代老伯伯申奏朝廷想不日就有升遷的信息小侄一來請安二來為老伯伯道喜送信夏國華明知他向來捕房捉影又不好說甚麼只好隨着謙遜了一回葉開泰告辭而去接着外家丁又來說道葉少爺那裡王大爺請見說有要話與太爺面商夏國華听了想道適才葉開泰在此為何不說明却教他前來這是何故乃道你們出去代我擋駕說我有公事要辦他有話說請他存下便了那个家丁出去將這話與活嘴說明活嘴道請再進去回一聲非我一定要見乃是葉少爺有話不便面說故請我前來面言家丁無奈只得又進來向夏國華說知夏國華推辭不去只得說道請在書房便會罷家丁領命前去請王活嘴進來彼此相見活嘴便向夏國華道遠葉公子前來請安定有一事相求因命王活嘴故著晚生前來代達父台可知道否夏國華听了就不願意乃道話要說明方能明白他又未說老夫何從得知活嘴忙陪笑道這事在晚生看來到是極好的美事目今葉公子斷然只因選擇太苛至今未曾膠續前日葉大人杖都中來信說他年力已衰尚未見有孫兒特催葉公子即速聘娶信中並言明父台有位令媛賢淑才美可稱絕世且父台政聲卓著指日高遷為公子挽媒求說好結朱陳故今日公子先來請安却又不便啟齒是以屬晚生前來代達父台

明見這不是件極美之事必莫說門第相對就是葉公子這樣人才想父台也是得意的夏國華听了這話心中罵道你們這些狡騙惡少打算老夫不知你的作為却來妄想豈不是做夢何況我的女兒已經受聘就是養老在家也不能與他做親當時却不好說只得哈哈大笑道葉大人盛意雖好只是說遲了小女已於去歲受聘華家只好請葉公子另擇高門罷王活嘴听了笑道做親本是兩家願意父台何必說此欺人之談不肯做這門親明說也不妨難令姪終身是不嫁的麼夏國華听了他說這話甚覺動怒乃道你何以如此荒唐老之夫女兒已於前月受聘了華家此事豈可說說葉家有如此門第何患無人家做親你說這不敢是我女兒硬派與他家做親不應許配與別人家麼老夫還有公事辦不能與你閒說你請便罷說了將衣袖一拂進了後堂王瑤被夏國華說了這幾句話滿臉通紅自己沒趣只得回轉葉家將這話與開泰說了開泰道這事我曉得不行只好別人家再談罷王活嘴道少爺何如此懦弱難道被他這頓教訓就將白白的美人讓入不成葉開泰道本是人已經受聘豈能勉強活嘴一笑走了過去就寫了一封書信遞過來與開泰道你將這封信寄至都中請老大人作主怕他還不行麼開泰接過來一看忙轉喜道人道你是活嘴這話一點不差但是夏均祥這人你須與他說交幾好活嘴道這不要你說包管成功便了你道他寫的甚麼原來作開泰口氣寫與葉槐家信說他首妻身死至今未續配現在大同府要代他做媒將夏國華之女配與他為繼室請求父親看親戚之面先代夏均祥捐一官職並請來信託府裡為媒的話皆因夏均祥這人勢利活嘴想了這個主意等京內部照回來他預備送與均祥使他騙着他父親寫下婚書然後將葉槐的信送到府裡再請府裡說項若夏國華答應不談設若不肯有個夏均祥這親筆婚書不怕返悔夏均祥是個糊塗人見有這現成的官又有錢必然肯行就是鬧了出來俗語云虎毒不食兒夏國華到了那時不肯也是肯的至於華家格外不怕一則他窮把几千銀子就定一書一則有這等聲勢他就是告官告府也不中用的王活嘴道將這主意說與

夏開泰聽開泰不勝歡喜登時依着他的稿子寫了一封家信寄至都中暫且不表且說夏均祥見父親把活嘴教訓了几句一經自回到上房就知道不妥也就進來故作不知向夏國華問道今日葉開泰來過之後王活嘴過來何事夏國華總是你平時與這班人來往今日說出無倫的話來豈不可惱你妹了本已許與夏家他說代你妹子做媒與開泰做繼室並言葉槐在京中來信代我保奏升官這不是小人見識我做的是皇上家的官難道還要受他挾制下次這班人來不准外面通報夏均祥听了他父親說許多的話冷笑了一聲也不開口夏國華正在氣頭上見他冷笑格外動怒罵道你這畜生如此模樣難道為父的話錯了不成夏均祥接着道不是說爹的話錯但恐爹疼愛妹子誤了妹子終身到那時要看不見好莫說華家如此貧窮我看那個兆瑞也沒有什麼出息與其隨後吃飯吃不飽穿衣穿不暖的時候妹子怨恨爹不如趁此時早打主意並非兒子怕受累日後有錢週濟也就罷了設若沒有自身遂不能顧又添着這個窮親戚豈不是累上加累古人云親望親好鄰望隣高又道女坂高門况且我家又未與華家行茶過禮有什麼了不得之事了這家再與那家受聘有何不可夏國華听见这番話真氣得渾身發冷連聲罵道你這勢利畜生只知道目前的富貴我怕你隨後要想代華家拾草鞋還不要你呢現在我還未死你就如此設若我一口氣不來這個妹子還有他說話的話麼就要依你不問人品好歹只要發財富貴就把妹子與他說着氣呼呼的取了一根門門望着均祥打來此時趙夫人也趕着出來攔道你這畜生還要在這裡胡說女子是我與老子養的自然由我們着主與你何涉快代我滾進房去均祥的妻子見了這樣明知是丈夫不好趕忙也將他拖了過去這裡趙夫人又來勸國華說道女兒都是你養的有不好的事儘教訓管何必動這真氣說着也就將他拖進房中夏國華仍是氣悶不已且說夏國華的女兒名喚瑤雲今年一十六歲雖不能詩書滿腹下筆成文也還粗通文字至於文工禮節無不精巧端莊平日在家向不以富貴驕人所有那些僕婦婢女皆寬以待下自從去歲夏

國華將他配與兆珉雖知華家貧苦萬狀他却無半句怨言常言人生貴正直功名自有之窮富是不能常久的後來听了華童身故他就十分愁慮惟恐兆珉兄弟無人管策不肯讀書上進時常一人長吁短嘆暗中流淚後來知道他父親送了一千銀子又知湯家將他全家接了過去他又十分感激再據送去的兩個婢女回來說兆珉兄弟用功異常而且一家和好兩位姑娘與太太皆憐愛下人湯家各人俱好從此他全家也就放心眼巴巴只望兆珉起服就可進取功名這皆是他的平時心事今日忽听見哥哥與父親少鬧起初不知為何事還想出來解勸後來听見均祥說受累又說誤了妹子終身知道為他的事就細細的再听乃知均祥要將他改配與葉家这一听如同冷水澆身回到房中忍不住流淚恨道哥哥太為勢利安知華家後來不好却存了這了心腸要想毀親難道我全你一樣嫌貧愛富麼想到此處越發心傷惟恐兆珉不能發達父母死後落在哥七手內不得終局一人在房中整七的哭了一夜不知瑞雲哭出什麼法來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華夫人逐金除後累

夏小姐設法濟窮人

話說夏瑤雲見哥七要代他悔親整七哭了一夜次日趙夫人見他兩眼紅腫曉得因為昨日的事只得解勸了一番却巧夏國華也來坐一回當下說道非我今日年老昏昧我兒雖是嬌養性成却要曉得大女兒房中義你那哥七終不是成材隨後就是華家貧苦只要書生清白做了秀才娘子也比得那貪官污吏被萬人唾罵勝了許多瑤雲見了爹爹說了這說知道是怕他嫌華家窮故用這話勸他昨日哭了一夜已是傷心不已此刻又听見這話不禁大哭起來趙夫人見了也是心疼不過只得又勸解了一回我老夫婦出去倒是夏均祥的妻子頗知大義昨晚勸了他丈夫一夜說道你家本來是寒士出身現在爹爹功名顯達也算是祖宗庇佑怎樣忘了本來面目要想悔起親來均祥被妻子訴說一頓也覺沒趣一早就出門去此時夏國華還怕有後患趕着到書房寫了个名帖叫人往湯家鎮請湯先生來就說有要話面談家人答應前去了鎮上却好

湯德元在家說出來意裡面回出話來家內有事不能分身明早定來這兩人是常來的湯家人等俱皆熟習過了一會派來兩個了頭亦出來問道老爺來請湯先生何事來人見沒人在傍就將葉家的事與兩個了頭細細說了一遍順喜當時听道幸虧老爺有主意即日將禮聘定若不這樣免不得少爺反悔可憐這裡兩位相公日夜功苦滿口說要功名發達這華太太听见當時並未開口回到房中將這說與兩個姑娘知之他們三人暗目談心并不提防華夫人聽見於是華夫人母女知也各自悲苦華太太也不必悲苦窮字本是讀書人本分前因夏親翁慷慨提携送了這一千銀子與兩個婢女本是親戚應為之事因他誠意而來故此收下現在他兒子既如此勢利雖然夏親家絕無心意日後難保不貽為口實趁此湯伯七未曾前去仍將這銀子取回請湯伯伯仍然送去我母女二人針黹也得苦度日子春姑听了也說甚好隨即華太太過來與湯德元道這才夏家來請伯伯有何事故湯德元道來人但說有言面商須明日見面方可知道華太太不禁泪下道先夫在日本無心與仕宦結親只因夏老爺見愛甚深又值伯伯從中說合故此做下這門親事不料先夫病故又承兩家相助照料我想久久累人終非了局且不知兩個小兒有無出息今日先與伯伯說明可將夏家一千銀子並兩個婢女明日伯伯進城依然送去我家向來寒素十指女工還可為小兒讀書之費等日後彼此商發再領情便了湯德元听说殊為詫異道嫂七何以如此見外此時忽復送去豈不負了夏親家美意華太太道甯可此時辜負日後方免累人但煩叔叔代去的好還有一言現在住尊府於心久抱不安前住之房既蒙借住擬想改日仍搬想那裡貧賤自有命到了極苦時節小兒等也好發憤湯德元見他這樣疑惑家中有人得罪了他忙向華太太道親戚本有助相之義親母何以說出如此話來有誰說了閑話但明說不妨湯德元也不知何故次日早間進城便知底細但這話務求伯伯說了德元只得隨應了於次日早間進城來到縣內夏國華請入花廳談了一會德元問道父台昨日呼喚有何見諭夏國華嘆了一口氣道今日相請非

為別事古人說兒女情長這四字真古今一轍但不知近來令塔弟兄文字有何長進故請你先生來一問二則有事奉託小女今年已有十六歲雖受有聘却依然在室特恐小弟年老一朝永願長別後顧堪虞擬想將小女重託先生待華家起服即卜吉于歸湯德元听了格外不解在家被華太說些葫蘆話進城又听了這些話正想回話只見慶喜順喜進來說道那邊太太說怕這裡婢女不多而人前去恐這裡無人使喚遣婢女回來說已說湯太爺說過了國華問道親母何以如此見外有何話說請先說明德元將一切說了一遍國華拍案贊道巾幗中丈夫於今可見就此一端可知這人家不可限量德元道父台何以如此驚疑國華道先生有所不知必是奴婢說露實言以致親母如此高介免為後人借口遂將昨日之事說了一回德元方才明白說華太太既有此心必是不肯挽回如何說法國華道既是一定送來權且收下日後仍請先生代收使了但是家單住仍是不妥這事還要轉託當時德元去且說夏瑤雲見順喜二人回來心中格外難受順喜見國華說了湯德元的話知道小姐難受忙把他衣袖一擲向外去瑤雲也跟出來順喜道以上事情姑娘諒必盡知姑娘雖煩也是無用但他還了一千銀以後不過靠針黹過活明地幫必不肯受只好暗地幫他他家有一老家人陶五所有針線均是他出外賣暗地將陶五說通凡有金線叫他全送至衙門多多給他價錢豈不是好姑娘將東西收好至賠嫁時帶去就是華太太也知道他一片苦心瑤雲听道好都是好萬不使少爺知道恐生別端順喜答應到了次日德元將銀子送來說道親母擇定明日遷居只好先將銀子收下罷國華無法含愧道也好好叫這畜生日後無可藉口說着將銀子叫人送與均祥說道叫他從此放心斷不日後累他均祥自知冒失不問好醜一言不出收了下來德元看了甚不喜悅只得告辭回家次日華太太仍與大椿母子搬在陶發家間壁居住北壁兄弟知道此事日夜攻書可憐兩位姑娘每日見不上多錢日過月消光陰轉瞬一月有餘忽見陶五笑嬉嬉進來道今日城裡有个大戶人家有幾位小姐出閣所有針線無一不要太太明

日使小人拿去豈不多費幾文華太太听了甚為歡喜從此做了針線兩三日就叫他去賣比往時好了幾倍不但錢多而且易售這日又叫他拿着一雙花鞋到了晚間不回家十分盼望至次日午後方回華太太問道你此次何以擱延陶五即將袖中拖出一包綉緞道那家說太太買料不便就可拿這些料隨即做了華太太也不在意過了幾次又拿好些衣服回來說太太做針線太忙了沒工夫再做衣裳叫我將這衣服代給來請姑娘只管穿這件東西在他家也莫不稀奇事只要隨後針線做些是了一連幾次均皆此說那知這日幾乎露出真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因貪淫設計賺書童

思雪忿峻詞虐婢女

却將陶五常將衣服等類帶了回來總說買戶人家知道他們趕做針線沒工夫再做衣服只要他們針線做好些就是了一連數次也不以為意這日陶五去進城兩天只不回來華太太在家盼望過了三四日仍不見他回來你道是何緣故呢只因夏均祥有个書童名叫狗兒雖只得十五六歲却百般刁頑善伺主人之意加之看見慶喜由華家回來生得有几分姿色滿想與他牽搭無如慶喜雖是个婢女却是另具眼界雖經他言語挑弄他却全不理會故狗兒雖存了此心終不能到手這日均祥不在家中單有狗兒一人在書房內看門均祥的妻子不知均祥出門適值晚風起取件衣服叫慶喜送去慶喜走至書房見少爺不在裡面就向狗兒問道少爺那裡去了衣服在這裡少奶叫送我送出來的說着將衣服丟下就走狗兒看見一人前來又見無人在旁真个色胆如天邪心頗起故意上前接他衣服將慶喜兩手繫七抓住說道今日不依我斷不能讓你走好姐姐你可憐我罷說着就將慶喜抱將起來慶喜想要喊又怕被外人所見真是情急計生當下道你且放手總好商量你若如此我是萬七不可行又少停一刻等少爺回來進了上房我定來便了狗兒還是不肯慶喜道你真果如此我就大喊起來看你怎樣狗兒只得放下又千姐姐萬姐姐喊了許多叫他等少爺進去

務必出來慶喜答應着紅着臉進去回復了一聲就到瑤雲房去瑤雲正要喊他有事見他氣喘吁吁的進來詫異道你到那裡去怎的這樣神情慶喜見問就哭下來便把狗兒欺負的話告知了瑤雲瑤雲听了登時就要去告知他母親逐他出去慶喜連忙攔道小姐不要着急這一說出不但害臊而且這人是少爺最寵的人到那時不但少爺不說他放肆又要袒護他的我現有一計在此包叫他吃個大苦還不敢說瑤雲見說也覺有理就諱屬道你須要小心不要遭了他的毒手慶喜答應出去停了一會均祥回來進了上房狗兒真個是謹遵台命一個人獸七的坐在書房兩個眼睛動也不動直望外看專等慶喜出來便好行了苟且等到二更以後果見慶喜進來把手一招道你跟我來狗兒一听如得聖旨一般當時就跟着他去穿過明卷到了上房腰門口慶喜道你把長衣服脫去先讓我拿進去狗兒見他如此也不知是何用意糊裡糊塗就把袍子脫去慶喜拿進裡面復又出來低低說道你只雙大脚走路太响被人聽見不是要的要的也脫下來好輕輕的走狗兒也就遵命脫下讓他拿了進去慶喜又道這所該要吃苦了不使他如此他不死心過了一會又出來低低的道姑娘快睡你在此再等一刻狗兒疑惑他說謊作揖道姐姐不要哄我就帶我進去罷慶喜正色道誰來哄你如果哄你倒不帶你進來了你着急就走狗兒連忙陪笑道我不走我不走就先光着袜子站在那裡靜等又過了好一會只見慶喜穿了一件小紫身短袄出來道你快快把短衣脫去進來狗兒到了此時又冷又有風吹好容易見他出來又見他所穿短袄以為他裡面鋪排妥當直等進去幹那美事就忙忙的脫了裏衣只留了一件短美褲慶喜道連短衫也脫去那裡這樣怕冷不怕隨後碍事麼狗兒听了已是樂不可言還顧什麼冷不冷只留了一件又遞在慶喜手裡慶喜又道慢慢的讓我看一看有人沒有搶一步進了腰門只听噠噠一聲將腰門闔上狗兒此時知道上當要喊又不敢喊只得戰兢兢倚着門闔望裡說道好姐七你把衣服還我罷下次再也不敢生這邪心了如再不還我就要凍死了正在外面訴說忽听上房裡吵嚷起來

說道有賊腰門過響的不要讓他逃走說着就有許多人望腰門跑來狗兒一聽真是三魂出竅也不能斷得冷赤着身子只望外跑到書房門口忘却門檻一絆一個筋斗跌在地下可巧一塊石子碰在面門上登時鮮血滾了下來狗兒惟怕後面有人趕出爬起來跑到書房裡悄悄的摸到自己床上將被蓋好抖了一會方才不抖心下越想越怒恨道慶喜你如此狠毒你不行就罷了為什麼叫我吃這苦隨後遇在我手裡不叫你認得我不算了次日又找了別的衣服穿好只不敢開口且說慶喜自做圈套用這主意叫狗兒吃苦等他衣服全行脫去他闔門之後將衣服送進房去由他先喊叫起來瑤雲明知他是詭計也就在房中喊人裡面那些管家婆子大脚老媽聽見吵嚷一起跑出來尋找了一會見無人影這才沒事從此狗兒恨慶喜猶如切骨可巧這日陶五又到衙門裡去將華家的針線包在一起來找慶喜出來將東西取了進去然後又送出一疋布料給陶五帶去另外一錠銀子給了與此壁兄弟用功的話本來他家上下皆曉得此事惟有瞞着狗兒與均祥兩人夏國華夫婦與均祥的妻子雖知道却亦不問不聞不料這日慶喜與陶五談心被狗兒看見心下想道不在此時報復他等待何時又不致突然去報怕慶喜机巧會說敵不過他等慶喜去後他就跟着陶五出了衙門趕上一步將陶五抓住道你好大胆這樣一所衙門由你與了頭通姦私偷上房的物件現在老爺知道了特着我來拿你快跟我走免得吃苦陶五回頭一看嚇了一跳他本是個鄉間人到衙門裡來已是縮頭匿腳加上狗兒又用了几句嚇詐話嚇得他格外害怕說道我不是歹人我實在不敢私偷上房的物件你太爺看我可憐饒我去罷狗兒見他可欺就愈加恐嚇道這不行現在老爺喊你且去見了老爺再說陶五見如此話恐吃苦只得大爺長太爺短的只顧哀求狗兒道非我不做人情你先把實情告訴我究竟是那裡的或者代你諒七人情陶五到了此地不由的不說就將慶喜叫他送針線送衣服的話全行告訴了一遍狗兒这一听心下說道我且把他扣留下來等少爺回來如此這般一說不怕他不生氣不動手就向陶

五道照此看來是不怪你了但此事先跟我來把物交與我你這人也是可憐我代你求求情看罷你若走了那時吃苦却不要怪人陶五被他一嚇一哄就跟他走進去狗兒把他帶到自己房內說道你在此坐着我去就來陶五還疑他是好人仍是千恩萬謝的託他前去那知狗兒出了房門復到書房尋等均祥回來等至日午過後均祥由外面走進狗兒故作驚慌的均祥說道少爺怎麼到此時方回來把小人的眼睛要望穿了均祥道你有何事這等大驚小怪的狗兒登時跑下說道求少爺開恩小人方敢訴說均祥甚是詫異道你有話但說何妨若有我承當便了狗兒道非是小人多言若再不說少爺的家財給人送完了均祥聽說更加吃驚叫快說狗兒就將陶五衣包取了出來硬說慶喜與陶五串通將小姐所有的金銀首飾三日兩日就着他送往華家在前還不敢開口今日見他們加倍放胆怕少爺的家產終久被他偷完小人受少爺的恩故此昧死說出現在陶五還在此地被小人留住少爺只要拷打慶喜就知底細了均祥听了這番話焉得不動情當下說道這總是老爺糊塗做了這事不是你說我全不曉得你不必怕我自有意說着先走進去向着自己房內換了衣服也不問夏國華在家不在家取了一根簾條到書房隨即喊人道你快去叫慶喜出來有話問他那人見他一臉怒容知道不好只得進來呼喚此時慶喜正在瑞雲房內看華家的針線忽听少爺喊他連忙問道喊我何事那人低低說道你小心不知為着何事動怒慶喜心裡害怕疑感是狗兒說了什麼壞話只得向瑞雲道如有什麼事件姑娘千萬出去說個情瑞雲便同他一起到了趙夫人那裡說道哥哥不知何事要發作慶喜他現在不敢前去趙夫人道你又未作犯法事怕他怎的你且先去有我不妨慶喜听了這話就大着胆來到書房只見均祥坐在上面見他進來罵道你這賤貨得着人家多少好處就代他做鬼少爺不果看老爺太太的面子不與你這東西計較你眼裡就瞧不起人若不把你處死還要被你騙去呢說着舉起藤條滿臉滿身的亂打起來不知慶喜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聽信謠言公子鞭婢

致觸盛怒老夫責兒

却說夏均祥听了狗兒的話把慶喜喊出來渾身亂打慶喜還不知為着何事只得哭喊連天均祥打得興起罵了一陣又將他渾身衣服扯去向着脊背亂打此時上房裡早已听见瑞雲惟怕為他的事不好出來趙夫人忙問道外面究竟為何事如此毒打均祥的妻子也不知道趕着出了房門望書房就走趙夫人也就跟了出來走進前面只見慶喜倒在地下均祥還未放手徐翠連見他這樣趕忙上去將他攔住道他雖是個了頭究竟是個女婢有什麼不好明說讓別人打他你為什麼這樣打法趙夫人見了早已氣得說不出話來罵道你這畜生還了得了頭是我用的有什麼話為何不說就無法無天的打你你眼裡還有我否均祥見他母親說了這話手裡雖不敢再打嘴裡却不遜說道有了女兒那裡還有兒子家產被人家偷完了也不代兒子想想趙夫人聽見又牽涉到瑞雲身上可就動了真氣便躡起身來走到均祥面前揪住他就打道你說何人私偷家產不能無影無形的亂打人难道妹子是由你作主的母子正在吵鬧之際却巧夏國華由外進來听见書房吵嚷忙至裡面觀看這見趙夫人揪住均祥慶喜滿臉傷痕點在傍邊痛哭徐翠連見夏國華進來曉得就要弄出事趕忙起來喊道爹爹請坐夏國華也未答應向趙夫人問道慶喜為何打得如此趙夫人正在氣頭上也不問如何便罵道說是你這老糊塗養了這個女兒愛上那個女婿被兒子看不起人他背後天天常說家私被人偷完現在沒地方出氣把了頭打我家向來未曾打過下人你養了這個好兒子不能順他的心就這樣胡鬧夏國華听了這番話大怒也就上來將趙夫人推過去說道他既說有人偷弄想必他是曉得究竟誰人偷弄叫他將人交出不然我這官也不做了這樣兒子有什麼望說着在均祥手裡把藤條子奪過來就向均祥身上亂打均祥雖不敢回手仍然說道要我交人這事容易現在先把物件取出來與你們大家現看人還在此裡未走這話一說慶喜這一慌不小兩双眼睛只望着趙夫人早見均祥在書架後把陶五

那衣包取出來放在地下說道還說不累人家做什麼面子將一千銀連來都是暗地裡如此打算我全不曉得夏國華本來知道這事怕瑤雲面上难看故一向皆未提及此時見國華揚揚得意好似提到賊贖一般忙善望身上拉道你這畜生怪不得你如此發狂陶五原來被你藏住昨日我會見湯德元他說華家既同你做親為何叫家人奪他銀錢當時我還說沒有這事那知就是你做了出來他家把針線賣去贖些銀錢度日你反說他是偷弄我家錢財你打算我不曉得反求拿了頭出頭這事你非出於自己總是被狗兒的唆使你快將陶五交了與我說着叫人去我狗兒眾人見老爺動了真氣平時有與狗兒不甚和睦的登時就去了幾人把狗兒喚來夏國華就先把狗兒捆起也是沒頭沒臉的亂打了一頓又望着均祥來打喝令要交陶五狗兒望見這樣知道是自己闖的禍只得苦苦哀求說陶五在我房內我因他與慶喜談心把衣服銀子與他故此追了出去將他攔了下來慶喜向來机智看夏國華向身上拉去連忙說道陶五我在華家是本來認得的他賣針線之後到別處有事將物件存在我處隨後來取我自然還他狗兒本同我有仇我因為碍難於啟口未曾稟知老爺太太只問狗兒就知道了夏國華听了明白喝道不準你開口等陶五來我自曉得隨即又叫狗兒去喊陶五狗兒没法只得去喊那裡有个陶五的人影這一驚可非同小可連忙跑回來說道陶五明明在我房中不知誰人將他放走了夏國華听说隨向均祥罵道你們主僕兩人串通一氣看不得人家這點銀子奪下來又怕不受反尋了頭出氣我先將你打死再與這奴才算帳舉起藤條復向均祥亂打起來均祥見狗兒交不出人來不怕再會說也無說話了只將兩手擋着頭听他亂打打了一會有些年老人家只得上來拉住說道這事雖是少爺魯莽但是狗兒播弄是非老爺已罰責過了還請息怒接住徐翠蓮也就跪下哀求這才撒手眾人將趙夫人請了進去又將夏國華攙扶出來到了書房內歇息了一會仍然氣個不了你道陶五在狗兒房內為什麼不見只因瑤雲見趙夫人出去在書房內關起來就叫順喜前去看為何事順喜走到

那裡正听见說陶五在狗兒房內連忙跑進來告知瑤雲說道若把陶五喊來說實話那就不好了我此時前去趕緊將他放走好叫沒有對証瑤雲听見甚是有理就叫他快去順喜就跑到狗兒房中將外面事忙忙的告訴了陶五叫他趕緊出去故此狗兒找他是已不知去向均祥自己越想越嘔到了此時反疑惑是狗兒捏造謠言被父母打鬧了一陣望着狗兒站在旁邊真个沒處出氣舉起藤條又打了他一陣狗兒這真是無處伸冤只恨自己不該要害慶喜鬧到終局還是自己吃苦只得垂頭喪氣走了出去到了晚間瑤雲見父親仍未進來自己又不好出去只得在趙夫人房中流淚夫人道你不要在此傷心仍是我全你前去請你爹爹回來說着換了瑤雲來至外面夏國華見着女兒滿臉泪痕實在可憐知道他因自己尚未進去前來請他也就隨着他兩人回轉上房彼此又解勸了一回这才安睡且說慶喜受了均祥惡打回到房中哭的不止瑤雲由趙夫人房內回來見了這樣明知他為着自己的事受了委曲不由的一陣心酸又哭了下来慶喜道姑娘倒不必傷心我遭打并不妨事只是陶五雖然放走他那銀子未曾帶回去到了家中何能回報華太太與兩個姑娘若要說出這事格外親戚上生疏這件事倒要打點主意在好瑤雲歎口氣道古人有言好事多磨書生命薄我到了這時也沒主意了只好听天作主罷主仆兩個想到此處真是悽然彼此又談了一會已交四更方才安睡暫且擱住單說陶五被順喜放出來知道裡面吵鬧忙忙的出了衙門跑回鎮上不敢到華太太那裡回復只得來到自己店內此時已是上燈時分陶發問道哥七昨日出去何以到此刻才回陶五見店內有人不敢說出實話隨便回答了一句到後面先與他妻子說知叫他那邊去恐怕華太太來問等不要到那至閣門以後陶發進來說道華相公來了好几次說太太不放心問你可曾回來你為什麼不肯過去陶五就將城裡的事對陶發說了一遍因為將銀子丟去不好前去回復陶發道這事容易我這裡還有几兩散碎銀子你先取去將這踏差糊過去隨後再想法子說着走進房內取了出來叫他就此前去免得華太太懸念陶

五道此時已經夜靜敲門打戶不大穩當還是明日去罷一夜無話次日復又等到上早時節方才取了銀子而去華太太正要叫人來問見他已經過來連忙問道你這兩日那裡去的東西無處賣不算件事人不回來倒是令人盼望陶五假意說道因從前那家別有人去賣我怕這裡立等錢用故此在城裡找了几家方才賣去價錢仍是不多就在身上將碎銀子取出來華太太也不知道還當他是真話就隨他去了到了次日忽然湯德元進門說道適才縣裡着人來請說是夏國華現在有病請我去有要話面說不知何事你們可有信帶宏華太太听說道伯伯前去就請代兆璧等請安便了本來彼此未通過信現在不便措詞夏親翁病勢如何伯伯回來請送个信與我讓大家放心湯德元答應回去要知夏國華病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賢父母二次濟貧窮

劣兒郎兩番貪富貴

話說湯德元來至華家說夏國華有病前來請他去有要話面談你道夏國華果有真病必皆因均祥大鬧之後趙夫人越想越代華家憂慮說道外面做針線的人家大半借此添為另用從後有靠着針指養活一家人口的華太太雖然有骨氣不肯把話與人說現在因有个陶五他賣買每月到此地來几回滿着他說費了几兩銀子还可以度日現在被均祥鬧壞陶五是不便再來華家做去針線那裡有這人家要這許多你終要代他家想法才好古人說雪中送炭真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莫說是女婿就是別人見了這樣孤兒寡婦也要幫的夏國華听了遂說道你這話何嘗不是只因華親母高介太甚不好過為委曲如要接濟還得瞞着這畜生方好好在湯家與華家相近明日我去請他一夜無話次早起來便差了个心腹家人託詞有病到湯家鎮來請湯德元立等會話復叫那人在那裡坐等俟湯先生來時請至內書房會話那人領命而去湯德元果然信以為真就到華家來送信立刻隨着來人進了衙門來到書房只見夏國華坐在一張榻上湯德元看見趕着問道何以久安此時曾否稍好夏國華起身笑道小弟何嘗有病因有一事未了又恐耳目不便故此託詞奉請說着就將瑤雲設計叫陶五寄銀錢以及送衣服被打的話前後說了一遍然後又道今日請老兄前來非為別事因華親母如此立意若再送錢去不但他不肯收而且反不知他的高介之意擬想請先生回去說我抱病在家將兆璧帶來姑作看視我病等他來時多少給他点銀兩以為見面之儀在我既措詞得當在他又可以領受故此與你先生相商不然他一家人口如何了得小弟并非不可責備兒子猶恐親戚那裡格外生疏隨後求全反悔湯德元听說甚是欽佩瑤雲乃道父臺義方之訓故此令媛十分賢淑有此好心安慰兩邊的父母但現在既不能照舊我怕兆璧又未必肯來夏國華問道你先生何以曉得湯德元就將適繞計信的話說了一遍因道就此一端已可概見此時即好就近打算仍在陶五身上着想夏國華听了這話知道他的用意隨即在身邊取了二千銀子鈔票交與湯德元道請先生帶了回去平時仍着陶五買賣零用與他等他日後起服時再為設法罷湯德元也就答應將銀票收去告辭出來那知巧巧遇見均祥他兩人本來認識彼此見面只得招呼均祥見他進來甚是疑惑當時也不好動問回轉書房悶悶不樂到了午後夏國華有事出去只見狗兒又來說道葉少爺那裡王大少爺叫人來請少爺立刻過去現有帖子在此說着將帖子送上来均祥正在那裡納悶難得有人請來隨道你出去回他我就過來狗兒答應前去回話這裡均祥隨即換了衣服來至葉開泰府內王活嘴上前笑道少爺如此公忙許多時不來會面莫非有了什麼意見不曾均祥道老王你不要說這話只因家父營東太嚴故此不克分身適才若非家父有事出去此時还不能來王活嘴笑了一笑彼此談了一會開話開泰忽然進來活嘴向均祥問道令親近來可好均祥道你問的是誰活嘴道你那令妹婿近來向該高發了均祥紅着臉道你還不知這事我是情願的宏由你那日去後家父着實教訓我一番他就把前後的話告知活嘴活嘴笑嬉嬉說道我這裡有件東西是這裡老大人由京中帶回來的可取出來與你一觀不知可否合意均祥也不知何物乃道請教請教活嘴就走到書房取出一个信封遞與

均祥道請你看均祥抽出來一看乃是一張部照上寫夏均祥的名字實定的一個員外郎因說吳道老王這功名那裡來的是多少銀子為何這裡老伯代我為力活嘴道少爺還不知道皆是我們少爺出的力前日請我與尊夫人求親時不料不能成功就於前几日寫信進京說現在與某家結親請爺七看親戚面上捐納實職所以老大人代你少爺納的这个部照現在親既不成這照存在此地也是無用故此請你前來領去隨後好壞看你少爺自己做罷均祥見了這件東西好不歡喜想道若是做了親自然更有照應可恨爺七老糊塗了硬把妹子把了華家心下如此想着不由的外面疑神活嘴見了復又說道世間不如意的十有八九若是你兩家做了親隨後官七相護是不要說的就是我跟着做个水人葉公子也要把点好處與我何況你疑感見他說了這話乃道老王你既有主意就代我想隨後果然成功我終重七的謝你王活嘴見他說出這句話來說道少爺不必說這趣話我主意雖有你的見還怪我離間你們親戚在知道的固知我為你不知道的豈不說我騙人你請去罷我這主意不好教人均祥听了甚是着急道你還不曉得我是不情願的你有主意只管說來包管不干你事活嘴道這事有两个辦法你还怕的家中父母不肯答應還怕華家有人出頭均祥道誰怕華家只因父母做主怕翻悔起來父母不肯答應你可將兩邊的話說與我听了若果能行定然依你活嘴道若怕華家這倒容易聽說那裏貧窮萬狀叫人哄他進城逼着他寫一封退書與他几千銀子就完了這事这个銀子也不要你出自有葉少爺會鈔若怕父母不行俗說虎毒不食兒你在此地先把婚書寫下且莫聲張這裡老大人另有書信與府裡到那時我們少爺自然前去請他為媒彼時夏老爺肯行好極若仍不肯行就說你已受了葉家的聘就將這部照呈上與他觀看隨後功名富貴皆在這上頭他見有這許多好處難道不圖後事將你打死不成均祥听说很為有理說道婚書此時一人書寫太不成事你總之你這主意

我定然照行便了但是你們要說趁這兩日就說遲恐露了風聲又有變動這部照我先領情你代我道謝罷說着又坐了一會这才告辭而去這裡均祥已走葉開泰後面出來王活嘴道如何此事可是有八分了但不能宜遲少爺明日就去開泰笑嬉嬉的答應一日無話次日大早就其了衣冠乘轎來至府內投帖進去裡面隨即請彼此見禮已畢先叙了些閑話然後開泰取出來一封書信貼起身道家父有一事奉求特屬小姪前來面懇大府即在手內展開一看說道世兄這話說遲了夏縣令的令媛已由本府作媒配與華家怎麼改悔得來此事只好別圖開泰听了這話着實不高興只得說道這事但請老伯代說一聲行與不行也就算了大同府因他是个吏部的公子不好當面數說他只好含糊答應送了他去後進來想道人說葉槐的兒子不歸正路果然如此這事是我做媒而成如何翻悔得去听说華童現在已死人還教因扶危豈可欺負寒士一人想了又想深怕開泰又找別人去同夏國華說話其中又變自己說道不如明日仍是將他傳來把這話說明好叫他知我的心意當時想罷却巧次日衙期夏國華一早已來談過公事萬鈞向他問道聞說你那親家刻已病故現在还有何人夏國華一一回明萬鈞復又歎了一口氣道人有暫時禍福那知華兆現遠爾喪父但善後事宜想皆是年兄過問了雖然貧富不同究不免拂人興致夏國華听他說話有因疑感他知這話均祥的事了也就說道卑職也是寒士出身豈不知寒士之苦而且是大入前次作媒豈敢不始終其事萬鈞見他說出這話也就把葉開泰的話告訴與他不知夏國華怒氣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萬太尊因公黜職

夏令尹恨子亡身

話說萬鈞見夏國華不以華家貧窮為怨倒甚是欽佩因將葉開泰的話告訴與他這人動以乃父勢力壓人今日前來還說葉槐來託莫說此事由我為媒就便非是也不能助榮為虐所以請你前來告知夏國華听了說話怒道此子欺吾太甚前曾自己前來說合被卑職狠搶白了一頓現在又請大人只是他以上壓下的意

思這事如何行得難道我這官受他挾制不成所恨華家現在服中不然抬轎前來也免得他妄生異念以後他如再來請大人與他說明就說卑職不是小人向不會趨炎附勢叫他少生妄想說罷火氣不止乘轎而回倒了衙門進入上房只見均祥笑容可掬望着徐翠蓮說道人說說葉公子人品不好只有我一人說他是好人朋友分上也算得顧交情的了我同他雖然要好斷不料他如此照應現成的官捐了在此說着將王活嘴與他那員外郎的部照取出來與徐翠蓮看隨即又收了起來却巧夏國華在萬鈞那裡听了一肚子氣話回來見他如此高興知道又是他通同一氣便上前罵道你這畜生不問祖業的世德只要得人點好處隨便什麼卑污的事都是做的我再實告訴你那種心思不要再想若再如此我將女兒帶走拚着這官也不做便了均祥听说雖不開口反而把那官照取出來觀看夏國華那容得立刻走上前去一把奪了過來扯得粉碎均祥見者却更傷心起來說道華家也不是我家祖宗是什麼了不得的貴人看着好人家不結親你糊塗我不糊塗不騙你說我是定要娶葉家了他這功名就為這事而來就是把我殺了葉家也是要緊的這些話一說夏國華方知這話說得對明是他叫葉開泰去該便舉起手來望着均祥就打此時趙夫人與徐翠蓮听了這話俱吃驚不小恨不得把均祥打死纔好無奈見他父子如此深怕國華氣出事來只得上來解勸國華可真動了真氣一連幾拳在均祥背上打下均祥被打不過就把身子一讓望前一跑國華隨後趕來被均祥的脚跟一絆一個筋斗跌昏過去眾人這一嚇不小趙夫人見了也就一頓望均祥懷中撞去哭道你這忤逆兒子要你用預備這老命同你拚了罷均祥見老子跌昏過去也就嚇昏忙着同眾人攙扶進房用薑湯灌了一會方才醒來此刻惟有瑤雲哭得死去活來徐翠蓮也是抱怨均祥說他太覺孟浪設若鬧出事來怎樣得了均祥到了此時也就有些悔心次日一早起來至夏國華房內敷衍了一會趙夫人見他虛心陪禮疑惑他也就懶悔越着又痛責了一番勸他不可勢利安知華先跪隨後不能當着葉開泰隨後不會負窮又此

了此古人使他不存這妄想均祥在房中听了一回這才出來心下想道我橫豈未與葉家受聘我此刻再去回他也不妨事主意想定一直來至葉家王活嘴見他又來搖疑萬鈞昨日與他父親說通料有什麼話前來回信忙向前問道事情如何我們這位少太爺如熱鍋螞蟻一般巴巴的望回信呢夏均祥搖頭道不行不行昨晚就為這事小弟已備痛責一番而且萬鈞這人做事不力他說是他使前為媒不但不代這邊說話而且勸家父一定不移不要將華家棄去故此家父格外堅信活嘴道你為何不把葉少爺為你的話說知難道白白的受他個員外郎不曾況且葉大人所為何事現在半途而廢豈不令人動惱前日你又在此允過這事不行恐這裡不肯答應均祥着急道此事不容我做主至於官照一節我父親已經撕去納資多少隨後如數奉上便了若是一定要想這事小弟實無一法可想只好請你們想法罷活嘴見他甚為着急加之昨日葉開泰回來听他那口音萬鈞已是力辭知道此事不甚順手乃向均祥道此事即好再為商議但有一層你究竟心下如何均祥被他逼的無法乃道我無不可只是不能作主仍是請你們另聘高門免得彼此牽累說着坐也不坐即辭別出來這裡活嘴與開泰道事情成不成倒不妨事惟最老夏將部照撕去令人可恨這不是明明的看不起老大人與少爺麼堂上的一个吏部府不如一个酸秀才被旁人听見也是齒笑葉開泰被他這一起唆弄登時動怒起來說道我好代他捐官用了請多銀子反被他撕去這事做不成我斷不住在這大同府內老王你有什么妙計代我想一想終要叫這夏國華認得我王活嘴笑道這事有何難辦少爺寫一信進京專人送去就說萬鈞與夏國華貪財枉法虐斃平民叫老大人奏上一本將他兩人參革然後揀个熟人補了這兩個缺隨後一切就好辦了開泰道你這話不行前日那封信內說他如何好法請我爹七幫忙現在忽然說他兩人如此我爹七豈不疑心活嘴道越是如此方好說話說他兩人從前騙你允你親事等到後來反臉不認明是他們仗着位前寬厚以為可欺故尔如此辦法老大人遠在京中那裡知道細底少爺又

是他的兒子豈有不信之理開泰聽說喜不可言就教他起了草稿隨即寫好次日叫人進京投遞那知葉槐得着這信全不想道兒子的壞處以為總是府縣不看他情面不到几日上了一本說萬鈞與夏國華狼狽為奸貪財枉法皇上鑒奏龍顏大怒隨即傳旨將他兩人革職這個旨意一下部裡行文到了本省督撫當即將他兩人撤任這日夏國華正在公堂理事忽然府裡忽也來了一人說大人請老爺趕速前去夏國華也不知何事隨即退堂來至府衙萬鈞請他到簽押房內說道貴縣曾得京中信息否夏國華道未曾聞見萬鈞道通絕京中來信說葉槐於某日奏了一本說我兩人狼狽為奸現已開缺想不日就有人前來接理我想這官並不足重但是他如此欺君豈不可恨這不是明乞求親未曾遂心用了這個毒計來報復我們貴縣可趕速回去料理交代等後任來此接印之後仍回家鄉免得在此遭他毒手夏國華听了這話覺得狼狽不起萬鈞本是自己的事連累他忝官當時謝了知府告辭回去心下想道這明是均祥惹出來的事我這一官豈容易得來被他如此鬧去若非萬鈞閃閃不但此刻受累設若那同葉家向我說親那時也不是了幸虧他古道雖然將官壞了也免得個嫌貧愛富的名聲自己一人越想越氣到了衙門走進裡面趙夫人上前問道萬大人傳見何事夏國華嘆了一口氣就將這話與他說明趙夫人倒不以為意說道你也有這樣年紀回家鄉去也好免得在外辛苦不過華家這事隨後又費週折夏國華悶悶不樂只恨均祥如此惹禍要想富貴反致吃虧均祥此時見了父親這樣也是懊悔過了幾日新任府縣均已到任兩處移交清楚萬鈞先回家鄉而去那知夏國華卸任之後又恨又氣本想把瑣事理畢也就回原籍誰知老年人作不得氣不到几日就得了大病氣喘痰湧不省人事趙夫人直是日夜痛哭均祥無法也只得請了醫生前來診視誰知一連三日臥病不起到了第四日就嗚呼哀哉了趙夫人與瑞雲等哭得死去活來只向均祥吵鬧皆說他是禍根硬把老子氣死均祥到了此時已是悔之無及只得請人置辦衣棺湯德元在鎮上也得了此信進城吊紙一面打听泰官的緣

故方才曉得為着夏家得罪了葉家故此挾仇妄奏心下又代他怨恨切骨又甚為感激且說均祥見父家已死葉家事情已是說絕兼之華家又在本地遙想斷無法想悔恨一會等到終七之後將官囊計算只落了數千銀子預備擇日送柩回籍那知七還未滿這日新任縣官忽然前香夏均祥只得陪着行礼然後又說出葉家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貪污吏欺心畢露

忤逆兒故態復萌

却說新任大同知縣乃是浙江紹興府人氏姓洪名鵬程這人雖是進士出身只用了個榜下知縣却是鑽營諂媚的小人自中進士之後他便說現在世情不是人力就要有錢方可升官補缺我們這窮進士若不謀幾封京信雖分發外省也斷不行他就在京中尋了門路拜與葉槐做了門生却巧分發山西就與他求了兩封信把本省的督撫請他照應奈因到省數月未曾出缺正是無處安插却巧大同縣知縣被葉槐奉草此缺例應外補就把洪鵬程請補上去又是葉槐的門生自然穩準不會批駁那府缺却是內選出來也是葉槐的同年斗劉用賈當出京的時節葉槐就拜託了這人請他到任以後照應兒子又寄了一信交與他請轉他交洪鵬程所有他兩人得了部復就來上任次日先到葉開泰那裡拜會百般趨承只想開泰家中有信進京在家信中代他說些好話這日王活嘴聽見夏國華病故就歡喜非常未到開泰書房見着說道少爺只愁那件事不成現在可是無慮了開泰還不知何事忙問道究是何事如此歡喜活嘴道夏國華前日交卸之後原想料理兩日搬回家鄉那時倒代你着急深恐他去遠就不好說話那知他就得了一病昨日晚間已死現在夏均祥一人作主只要把他些好處還怕此事不成公開泰搖頭道不行不行夏國華這官明也我爹也奉委此刻他又死去均祥豈不恨我從那日來過之後至今日俱未前來我怕此事也是徒然活嘴道你不必問我包管代你辦好開泰以為他這說滿話不過想格外要我料想不能成的那知王活嘴諱了出來就到縣裡去會

洪鵬程洪鵬程見是葉開泰那裡的人怎敢怠慢隨即出來接見行禮已畢王活嘴道父臺位任以來故居停
日耳稱道說彼此以後均可開顏前日有家信進京甚說父台的德政想不日就要高遷的洪鵬程本是小人
听見這話已是心癢難撓連忙起來謙遜一會說道本來老師厚恩加上世兄如此青眼格外感激的了王活
嘴接着說道這皆不算甚事何妨說明如可盡力敢不幫忙活嘴就將夏家求親的話心下十分懊惱洪鵬程
連忙問道究竟何事何妨說明如可盡力敢不幫忙活嘴就將夏家求親的話對他說了一遍道這事如能做
成不但我們少爺承情連我們老大人總要感激屢次家信催他擇婚行聘奈他選擇太苛故至今未定難得
現在有這人家能父台從中為力說成此事豈不是連老大人皆欲感激洪鵬程听了這話就滿口答應道連
日衙中例行事件尚未布置大定且夏家又是新喪遽然前去也不便說話稍等几天設法便了王活嘴又囑
了一回然後回來過了幾日又听見夏均祥要料理回籍他又來至衙中催促故此洪鵬程到夏家上香均祥
以為他是新任知縣念同寅情面特來行禮趨陪之後又出幃來謝洪鵬程趕着說道本縣盡禮來遲諸望恕
罪均祥謝了一句道苦塊昏迷不敢回拜只得仍進幃去洪鵬程坐了一會也就回衙到了晚間忽然縣裡來
了一人拿着洪鵬程的名片說洪老爺給這裡少爺請安請少爺終七之後進衙有要話面談家人將話傳了
進去夏均祥也不知何事疑慮仍是交代上的事隨即招呼家人出去說後日盡七稍停兩日本要前去面謝
的有話臨時面談便了過了兩日夏均祥就去謝洪鵬程將他請進彼此叙了寒暄洪鵬程開口便問道聞說
尊大人在此官聲頗好何以與葉大人意見不合至受此屈現在豈不為難究竟是何事何妨開談一回小
弟與他家本是師生如可轉圜定當為力現下雖在服中起服之後老哥也要出山為官有此一條梗塞終非
好事是以前日請足下過來好在俱是同盟豈不能彼此兼顧聞說令妹還未出閣以後有許多心事何不趁
此把疑團除去均祥見他說這話不是無因乃道這事也難理解小弟只因先君在日古道自居所以不能盡

如人意老哥要問此事葉府王瑤全行知道老哥問他便知底細了洪鵬程本是個刁頑人見他說這話復又
道王瑤也曾略言一二只是怕老哥主意不定若果可行葉府那邊極可想法我看老哥自己打点主意才好
均祥听他說這話明知他曉得以前事件雖是夏國華為這事氣死他究竟是個勢利人心猶不死心下想道
我父親現在已死格外無人靠背能將這事做成不怕葉家不照應我也就說道這是小弟本來情願但是葉
家那裡須人說項將事平安方才能行不然終有糾葛洪鵬程知道他是答應也就說道只要老哥做主那
裡總有我作主便了夏均祥當時並不遲疑也不顧他父母的意思與他妹子的名節反而謝了洪鵬程滿口
請他為力告辭出來這裡洪鵬程隨即着人把王活嘴請來將夏均祥的話對他說知活嘴道這事不難聞說
華家的媒是萬鈞與湯德元兩人做的萬鈞現已革職不在此地這湯德元乃是鎮董只要父台將他傳來說
以利害那怕他不行洪鵬程又問了些細底活嘴辭去隨即傳了號房到湯家鎮去請湯德元可巧湯德元不
在家原來湯德元因夏國華交了一千銀子代華家生息仍叫陶五買賣針線把銀子與他家度日華太太全
不知道隨後夏國華身死他叫兆璜前去吊唁華太太仍是不行說他既嫌我窮此時何必前去等到兆璜發
達那時找不去他便要來湯德元雖不便勉強那知湯德元全不留心在家听父親議論夏家兒子雖然不好夏
國華却為他用了苦心連自己官被忝了現又身死華兆璜去也不去未免薄情而且這兩千銀子還存在這
裡我亦不好深說湯德元听了這些話次日來至華家使一長一短告知兆璜這才大家明白華太太更加難受
因道人家窮不得一窮便受人欺還是夏國華正道若與他兒子一般如何說法現在他家既如此我不知這
二千兩銀子也罷既已知道還是送去的好當下又把湯德元請來與他說知湯德元道這事夏均祥本不知
道你此時送去雖是好心日後他反說不止二千兩那真有口難分辨我意不知仍存在此以後加倍還他何
必現在去尋話說倒是讓兆璜去一踏盡點心就是死者面上也過得去况這事趙夫人未必不知不過是均

祥一人勢利其餘皆無此心若決意不去人情上未免太薄我意等他們臨行時去走一踏為是華太太听了这番話也甚有理由因即答應這日湯德元進城正逢夏國華七期他便前去行礼並打昕出喪日期夏均祥也就告知了日子湯德元回來又去告知華家那知城裡有了變動前來請他他却不知比及回來所說洪鵬程請他說話甚是疑惑道與他尚未謀面忽然請我有何話說聽說他與葉家一類莫非就代他說話么正在疑惑只見兆璧走來說道夏家有人來請兆珉湯德元一听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湯德元被誘入官衙

華兆珉受細蠶僧寺

話說湯德元由家回來聽說洪鵬程請他說話正在疑惑之際忽見兆璧匆匆跑來說夏家有人來請兆珉湯德元喫了一驚說道適才洪鵬程前來請我此時夏家又來請他莫不是那裡不懷好意你回去叫你兄弟慢些前去等我進城看是如何再定行止兆璧依着此言回去次日湯德元就具了衣冠來至城內先到衙門裡面投帖進去早有洪鵬程走出來見禮已畢兩人坐下洪鵬程決不談起華家事情祇講了些閒話然後又擺了酒席請他入座湯德元見他這樣殷勤倒反把疑心丟却就開懷暢飲兼之洪鵬程加意相勸等到席終時節已是酩酊大醉當時就叫人將他送進書房派人看守一經轉醒過來務要趕緊前來稟報莫把他放走你道這是何意原來王活嘴從縣裡回去之後就將均祥同洪鵬程的話告知葉開泰說他已經着人去請湯德元料想這事不怕不成葉開泰連忙說道這事如何行得湯德元是兆璧的女婿而且與夏國華一般皮氣豈肯答應這事倘若那時不行走漏風聲被他兩家知道豈不格外難辦活嘴當時也就會悟想了一想說道少爺不必駭怕我包有主意便了說着又到縣裡把葉開泰的話說過乃道此事仍須如此如此方可行事洪鵬程答應葉開泰歡喜隨後便說皆是允的當時又叫一人到華家去冒充夏家的人請兆珉過來這人去後自己又到夏均祥家內說道適才老哥的意思已與那邊說明但是怕根腳不清恐有後患故此前來商議个

法兒好叫兩邊全無後患均祥道小弟本是愚人向無主意老哥有何妙策無不遵行洪鵬程道我本要去請湯德元來叫他從中設法後因他是原媒另改了一策現又專人去請兆珉前來即是冒的尊名設若他不肯來還須如此方好說着就在均祥耳邊說了許多話均祥也就一一點頭說只要他來定然照辦但是湯德元不可放走洪鵬程也就答應回衙次日果然湯德元一人前來就把他灌醉放在書房裡面隨即又叫人出我拿了湯德元的片子教了几句話一路而來此刻天已將晚兆璧弟兄正望湯德元回去問信忽有人敲門說湯先生叫我前來送信他今日在城內有事不能回來夏老爺的棺柩明日就動身回籍這裡有張名片請這裡二相公明日早間進城到城外福壽庵內送柩湯先生就在那裡坐等務必提要前去說着將片子放下匆匆去了華太太仍不放心還怕兆璧說謊又叫兆璧到湯家去問果然未曾回來大家俱信以為真皆勸兆珉前去湯家又將衣服送來與他穿扎華太太此刻也只得讓兆珉前去次日一早就叫陶五喊了一頂小轎與兆珉坐了帶着禮物一路而來離城不遠到了福壽寺內只見几頂轎子擺在門口兆珉也就下轎走到裡面有一人取過了名帖將他領到一間屋內說道到相公在此稍坐靈柩傾刻到了兆珉不知是計就在屋內坐下過了一會不見有第二個人來心下就有些疑惑再喊陶五也不知去向只得自己走了出來預備去找陶五还未走到院落只听吶喊一聲說道莫要放他走了自己不想你是何等入欲來做親若我家人小姐把你豈不是夢話說着走來三四個人將兆珉抓住末後一个少年穿着一身素服看見衆人來抓連忙說道你們慢些動手只要他依着我們仍然放他便了兆珉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夏均祥前來知道受了他騙只得上前說道昨日貴介呼喚說岳丈回籍在即囑小弟前來叩送為何此時不見動靜忽有多人來此何故夏均祥冷笑道誰是你的岳丈也不怕羞恥堂上的知縣女兒與你這窮鬼做親何不自己望七可配不配實對你說現在我家小姐要另聘高門你若知些時務就此寫了婚書免得眼前吃苦少爺還要送了几千銀子給你一

碗飯吃若是不肯答應也莫想出這廟門非現听了這話雖是十幾歲的小孩子很有見識遂挺身向前罵道
你這不孝的孽障你妹子已聘定我家是你老子作主現在被你氣死仍是不知罪過你這銀子來哄那個你
除非將我治死要我退婚那是做夢我華家也比得過你家說罷罵不絕口均祥見他如此料想不能如願隨
即呼喝一聲叫衆人來細他少爺好也與你勸說你不肯听難道你有翅飛得出去否非現全然不睬仍然大
罵那些家人見這樣也難挽回只得依着均祥的話細了起來將他放在一間僻靜屋內這個主意就是洪鵬
程出的叫他前來逼非現寫這退婚筆據無如非現甯死不寫只得將他細好放在一處來見洪鵬程叫他
別法洪鵬程道這事不難隨即喚過家人說道葉少爺與夏少爺的事情你總知道昨日晚與你說的那話
可曾辦好若是定妥明日就叫人下去那個人道家人昨晚說了一夜應了他許多好話方才答應可算是定
準再請老爺先生坐問一回再看洪鵬程甚是得意向均祥道不是如此辦法如何除得後患均祥連忙問是
何事洪鵬程道前日王瑤來此就慮到此地怕華家不肯行事湯德元說是此事如何行得所以不與他知道
若湯德元從中作梗豈不誤了兩家事件故此想了一條妙算先把他兩人騙來分在兩處若非現寫了退婚
萬事俱無若是不行小弟即叫監內大盜犯人出來允他銀子叫他在堂上招供說是有他兩人在內做案然
後反臉將他拖至堂上三拷六問定成死罪到那時候一命嗚呼還有誰人代他理論均祥听了甚是得意反
向洪鵬程道謝說道老哥這樣主意不患不成小弟暫且告別說着辭去教人到寺內看守非現且說華太太
見非現出去一天未回總以為與湯德元在城內耽延等至第二天仍不見回來方要着非現到湯家問信只
見門外敲門連忙出去詢問兵有兩個公差進來問道這裡可是姓華我們縣太爺有公事在此請你看罷說
着取出票子交與非現手內華太太見那模樣不是好事只得也走了出來詢問但見非現看了票子面上
大驚失色隨向公差說道這事豈不冤枉我家雖是貧苦却係世代書香父子俱在庠豈能做這等不法之事

且所咬之人全不認得何以說我與他同類就是你們公差也該訪得出來我華家可是做這事的人華太太
趕着問道什麼票子你說與我听公差隨即冷笑道你不必問他我告訴你罷前月王家店出了一起盜案追
辦得緊我們縣太爺到任沒幾時就得了此案只顧比差破案可憐我們三日一比五天一拷錢也不知用了
多少苦也不知吃了若干到了本月初十外緝獲到盜犯一堂審訊方供了出來那知是你兩家主謀寫現
在有活口對証還裝什麼迷役前既做了這事連累我們吃苦此刻還從那裡賴請你快的同我走我們也
是奉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可不要叫我們動手華太太这一听嚇得魂不附體連忙說道你們公差也要積德
不能信強盜胡說我家雖曾住此地通城裡也該曉得可是個犯法的人一味的冤屈好人到臨時也該有個
報應的請你先去將情形對縣太爺說知請他再行審訊這事我們決不敢做的公差道你們說的倒好就是
不能听你你會說到堂上說去却沒得人替你代信你自去罷說着又進來兩三個人拿出鐵索子鎖了華非
壁拖了就走不知非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華非壁因盜誣坂

洪鵬程升堂審訊

却說公差將票子與非壁看過不由他分說取出鍊子將他拖走華太太見了這樣知道兒子總要吃苦好着
追了出來喊道你們公門中人正是好修心的我家世代書香硬說是我家為強盜全無天日豈不冤屈死人
問華太太一頭哭一頭說陶發方知底細說道我哥哥昨日與二相公到城裡去至此刻未回大約已是遭了
這事了這是如何是好相公從來連門也不出忽然遭了這事明是有人板害現在前去免不得吃苦這是怎
好那些衙坊鄰舍見了這樣明知是個冤枉無不代他歎息內有知事的說道你們此處不中用的常言道錢
能通神快些湊些銀子着個人先到衙門口把原差說通了送他些茶敬請他臨審時候照應相公此相公是

个讀書人何嘗經過大來歷只會動筆不會用力的那時見了堂上以五喝六的格外說不話來如何行得華
 太太道我家向來無人誰能前去家中又無積蓄銀錢此時怎樣是好說罷放聲大哭陶發見他這樣說道太
 太不必着急还是我去我家十幾兩銀子還拿得出來說着跑進店內取了銀子從後追去到了城內只見衙
 門口班房裡面擁着許多人在那裡談論有的說這樣一个少年從那裡說起何嘗像個強盜有的說惟有原
 故且听堂上如何供法就知道了陶發听見便知尚未進去赶忙分開眾人擠了進來見兆璧鎖在柱子上口
 內說道你們這些人何太無礼私自用刑凌辱我也是个有功名的难道不知國法在你們可知知道毆辱斯文
 板職買盜是何等罪名陶發連忙喊道相公的冤枉在堂上要說清楚清是清白是白老爺也要詳情兆璧回
 頭見是陶發知是家內叫他前來說道你在此處等着待堂上審過好送个信與我家內隨他怎樣辦法只
 得听天由命陶發答應着即問你們那位是原差小的有句話說那些人見他來問原差知道有点意思忙應
 道我就便是你有何話說陶發見這人有四十多歲一臉的橫肉歪着帽子壓着胸口內說道頭翁請這裡來
 說着出了班房那个差人也跟在後面到了房首卷內陶發問了尊姓那人道我即叫个趙四你有話快說一
 刻老爺就要升堂我們要上去回話陶發就在懷內取出銀子說道這一些些微茶敬請頭翁先行笑納並無
 別事奉託只是我們小主人真是個冤枉他是讀書人未嘗經過這些事到了堂上請頭翁照應一点行此方
 便說着將銀送過去趙四接在手內試了一試道只点銀子來送那個我們被着這官事拖累也不知用了許
 多錢現在案已破拿只点東西發那裡用請你仍回帶去我們有本事由會尋錢沒本事也只好任老爺做主
 俞娘的眼睛也不帶不想七这是多大的事這樣臘呀臘的老子沒工夫同你說白話你滾罷陶發見他說嫌
 还想向他說隨後再補那趙四已昂七然走進班房陶發急得沒法只得仍在門口等候忽听裡面一聲喊伺
 候那三班六房全行進去過了一會又是威武一聲点聲一响後閣門開甯國縣升坐大堂先問了一起命案

然後傳盜犯華兆璧由堂上喊了出來班房內听見蜂擁着兆璧來到丹墀底下叫他跪下兆璧見是公堂只
 得跪下洪鵬程叫他抬起頭來問道你叫華兆璧兆璧道生員是叫兆璧鵬程冷笑道你还是个生員我看
 你犯這兩字不說出來猶可遮七羞难道說了這生員兩字做大盜的就不治罪么你究竟做了多少案件快
 些供來免得本縣用刑兆璧道公主所說何話生員世代書香祖上也曾入閣為相雖自己未能發達也是聖
 人門徒豈敢做出犯法事來公祖傳我來此还不知所為何事叫我從那裡供起洪鵬程听了冷笑道你這鋒
 利的嘴也不愧做个盜首見了本縣仍如此刁猾現在明七實據你尚抵賴前月王家店被盜破門直入刀傷
 兩条人命有証在此昨日將為首的強盜老蠻子獲住明謀你弟兄主謀湯德元是窩家还從那裡咬賴兆璧
 听見又牽着湯家知道这是仇人明算暗害連忙說公祖要東公審問生員實是冤枉莫說不敢為強盜連這
 老蠻子認都認不得若說湯德元是窩家这是格外離奇他是我的岳丈家中很有田地豈能做了這事只明
 明是人陷害我岳父前日被公祖請來飲酒至今尚未回去公祖豈忘記了麼拿着好人硬行誣扳這事如何
 行得洪鵬程見他口頭利害拍着公案怒道你這不安分的強盜不將你抵實你還有話辯白本縣將你盜提
 出來與你對質看你怎樣辯法隨即標牌交快役到監內將老蠻子犯人提到在堂上跪下洪鵬程問道前日
 你供王家店施園長家那是不說你說什麼姓湯與姓華的本縣現在俱已獲到他說並未與你同謀你為何
 前日誣扳你知這人是誰快快說來免得本縣用刑老蠻子將頭一轉望着華兆璧就喊道大相公你害得我
 好苦前日你說不得事犯案有你抵擋我們方去做了這事末後分贓你與湯先生得的雙分我們吃了這些
 苦被大老爺捉來受刑拷打非是故意要扳你只是苦不過了總將你說出你此時若不認豈不又要累我們
 我看你也就供了罷免得眼前吃苦在這地方想賴也賴不過去那天銀子同衣服明七是你叫你兄弟拿去
 的难道就不認麼華兆璧听了這話真是急得不能開口恨不上去將他打死罵道你这狗強盜你妄言害人

自己犯了弥天大罪已是沒得活命還要前來救人我在何處與你同謀你知我家住在那裡是何名姓豈由你妄在堂上胡說老蠻子道相公你是賴不去的你記不得你同我說是你弟兄俱是秀才文人又在鎮上當着董事與太爺總有往來只要將事做過隨後莫說沒得破案就是破案也由你華兆壁抵當你那時如此說法現在全不認賬豈不被你害死你說我不知你的住處你不是同湯先生住在一个鎮上还想抵賴兆壁見他一口咬定仍想辯白只見洪鵬程在堂上喝道你這刁頑強盜現在人証在此還不供認你以為你是貴門秀士不能用刑本縣拼着這頂烏紗不成看你招也不招隨手在刑杖筒內取出幾根籬來擗下左右耀武揚威七上八下將他拖下格着褲子打了六十下可憐兆壁是個讀書子弟何嘗吃過這樣苦楚打到二十下已是鮮血直流皮開肉裂打完了將他推扶起來洪鵬程問道你招是不招兆壁道生員真是冤枉叫我從何招起莫說用刑苦打就是將我治死我也不能擔這強盜罪名即公祖做官也要詳情分个皂白若听人買盜扳人天理昭彰將來總有个報應叫我招只有冤枉兩字別的一句也沒得洪鵬程見他如此口硬又說買盜扳人這句話刺着他的心便怒道拾大刑來伺候左右一聲答應不知兆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用嚴刑公子認供

見冤枉老奴痛哭

話說華兆壁受了幾十下刑杖仍不肯招洪鵬程大怒叫左右將大刑拾來伺候左右一聲吆喝早將夾棍抬了上來老蠻子在旁說道大相公我看你全行招了罷這般刑杖我是吃過苦的受了苦還是要說橫直是你同我們做的何不硬着嘴說兆壁大聲響道你這死囚犯受了誰人買贖在堂上害我要想苦打成招我華兆壁即死在此地也不够你的心思皇上定律凡在學的生員不能私自用刑豈不知天上有天那時皆有分明白洪鵬程被他這一番響遂將驚堂亂拍叫將他夾起來左右遂兆壁的左腿腿將下來套在圓洞裡面一人將他身子扳住後面兩人拖住兩膀左右四个人抽着兩根繩子專等堂上招呼收緊洪鵬程道你招是不招

本縣這般刑法不是好受的勸你好好招來免得吃了這苦還是裏招兆壁那里承招只是冤枉喊不絕口洪鵬程到了此時只是惡心害理的叫下面收繩兩旁一聲答應遂將繩子抽起只聽得哎呀一聲冤枉兩字喊尚未了兆壁已昏了過去差人連忙上稟道犯人現已昏了請老爺老示下洪鵬程明知他受不過此刑只得要他認了供居心也不欲害他性命只要候葉家把親事完了那時再慢慢想法把那弟兄與湯德元放出不料頭一丁就逼着兆壁如此硬嘴條不得已而用刑現在見他昏去叫他趕緊放繩後人答應將繩放下即將他的頭髮打關取了些水來對住兆壁的面門噴了兩口只見停了一刻兆壁把兩隻眼睛微微的睜開呼了一聲道冤殺我也眾人見了他醒來連忙說道兆壁我看你還是招了罷現在已經吃苦難道再受二回麼兆壁仍然不保洪鵬程喝道再與他夾將起下面仍又將他套上將索一收可憐一个白面書生現在臉上比那死人還不好看些面皮如白紙一般一點色也沒有一副眼睛緊緊的閉住地下血如泉湧兩條腿早已破裂要想一點好肉也沒有洪鵬程見了如此又叫松刑眾人仍然照住前次用冷水噴面等他回陽過來那知兆壁出身未經受過這般刑辱一連受了兩次夾棍此刻昏昏不見醒來差人怕担不是只得又來稟道洪鵬程忙叫燒了紅反用醋噴烟等他慢慢的醒來差人如法制度燒過後半會子方慢慢的嘆了一聲已沒有前次雄壯差人見他有了呼吸漸漸醒過來洪鵬程仍又叫他招供此時兆壁真正難挨只得大哭道我本是无罪之人受了這般冤屈三番兩次動用嚴刑叫我從何說起也罷與受這凌辱不如招了胡供隨後身死也此這爽快些差人見他說了此話連忙說道你既看得到此快說了罷或者老爺尚可開恩你若這般怕的是吃刑若吃不下去兆壁只得說不該於前月起意同老蠻子等人同謀打劫施園長家產殺死事主兩人次日分脏若干並有湯德元與兄弟兆現同謀為盜等情一一說了招房照他言詞做成胡供先與洪鵬程看過然後拿下來叫兆壁手印旋即上了牌釘好監牌收禁眾人把兆壁扶下堂來那里能走一步一步望前硬

挨差人又未用錢也不問他苦與不苦疼與不疼拖住他直望前走兆璧無奈道你們也有良心的應該也知
道我這冤在現在兩腿這般苦疼叫我如何的走法求你可慢些行罷那些人因他未曾用錢反罵道誰能耐
你這般待老子家內也有婆娘孩子當門戶的不過是混碗吃伺候你一天一丁錢也還未看見既知對不起
人就該爽快些招也免老子們費事到了此刻還要裝腔做戲的照你這般多遇个罷連老鼠也養不活了快
些走罷兆璧到了此時也是身不由主可憐走一步血跡一塊好容易走到了二門口早有一人上前哭道大
相公你怎的招了這冤屈受了如此嚴刑聽說你招了供了隨後性命怎的能保太太知道豈不要苦壞了說
完放喉大哭兆璧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陶發忙的說道你不必悲苦此亦我的命該如此但是太太那里
必要先行瞞住待日後再說我這里無人探望你開時可常來者已我家中託你照應我從此不能見面了說
得声音愈苦不禁淚湧下來那些閑人看見莫不悽慘皆云此人決不像是強盜何以縣官硬要他招供內中
必有情節無奈事不由己也只得在旁歎息陶發遠要抓住說二相公現在那裡為什麼強盜要誣好人將來
太太怎樣好那些差人推推搡搡不由他分說已將兆璧收進監內陶發望見只是大哭站在監門外內中有
好人說道你在此處無益我看你仍是想个法兒問是那管監的姓什麼叫何名字那人道今日值日的是李春管監的也
禁子代他洗洗傷痕隨後再代他想法子即站在此地也無用陶發聽得有理指了淚痕出了衙見有丁看門
老翁上前請問老兄今日值日頭翁是誰管監的姓什麼叫何名字那人道今日值日的是李春管監的也
是他現在此你問他何事陶發道方才那个受刑的是我小主人遭了這般的冤屈他是个念書人如何能受
這苦想我个禁子進去代他鋪監說了淚汪汪的滾下來那人道不行不行從前是有犯人進監這要有錢都
放進去如今老爺到任就下了諭條一概不准探監怕露了風声生出事端故此不能進去你要想為此事我
指你明路等到二更時候你再來我代你見李老爺去看他有何法想陶發見他這般說法只得出了衙門預

備忽見一大堆人簇擁着二人進縣衙來陶見上前一看那知是兆現手膀細住被人拖住向前直跑陶發着
見急得要死哥哥方進監兄弟又為捉來也不怕人擠上前去將兆現一把抱住死命的不放大声哭道二相
公你出來幾天了為什麼大相公受這般冤屈你又如何為人抓來兆現連忙問道你說什麼大相公怎的冤
屈陶發也不能多說只得將要緊的話說道縣太爺說他是个強盜用了夾棍若打成招將他收在監內兆現
聽了此話大喊一聲苦道夏均祥你害得我若你既嫌貧愛富當日你老子做主時你為什麼不阻他現今
將老子氣死了却用這般毒計來害我少不得有个報應我兆現生不能食你之肉死在陰間同你理論陶發
聽了許多的話方知是夏均祥為了榮親事故而設計謀害正要上前再問兆現已經到了班房只見兩個差
人匆匆的跑進說你們將他看好了老爺立即升堂我有事即刻就來不必鎖好眾皆答應一聲那差人去後
這裡預備刑具來至堂上站班忽聽威武一聲開了暖閣洪鵬程二次升堂隨即傳人將犯人帶上衙後答應
下去到了班房將兆現拖了進去不知兆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福壽寺僧人盤底細

大同縣門吏鞫供情

話說陶發見人擁着兆現來到大堂跪在下面也隨着眾人擠在面前以便聽个實信只見洪鵬程問道你們
這班狗強盜一个意思起見何無人在內諫阻我看你輕小年紀倒是快些招來免得使你哥七喫苦兆現不
等他說完連忙回道公祖說誰為強盜生員是前任夏國華女婿由去歲入泮一向在家讀書怎麼說我主謀
為盜公祖也要秉公而訊十載寒窗已結了這個知縣做岳丈也不容易得的上有天理下有子孫做父母官
者為的是代人伸冤不能坐着冤柱用刑拷問公祖說我主謀為盜究竟何憑何據不能听一面之辭害人性
命本來兆現比兆璧胆大加之口頭又利句句皆刺着洪鵬程的心鵬程听了這一番話不由的動怒起來罵
道你這狗強盜自己做了犯法事還丟別人的醜前任夏太爺雖然身死決不致要你这強盜為婿然則冒充

他還挺撞本縣麼現有你哥七的供在此還去向那裡賴若是不招莫怪本縣無情怕你這兩隻狗腿當不住刑兆現道若打成招這也不是居官的好處公祖說國華不是我的岳父現有媒証可憑那時假不來的你料我不知裡面的底細我說你聽現夏均祥嫌貧愛富欲想退婚他父親不是這人昨日將我誘進來在福壽寺內逼我寫退婚我不肯行故而將我網起關在黑暗房中想出這主意買盜扳人害我弟兄的性命你們這狐羆狗當就要靠着葉家過一世的日子我看陽世雖可欺人陰司也不容逃脫我華現年紀雖輕却是一身清白不是那些貪官污吏助強欺弱起來你要我認這番供半句也沒得你道華兆現何以如此清楚只因那福壽寺住持夏國華得他之府不料被均祥誘來網在那一間房內自知陷入計中心內想道我拼死這退婚不寫認想他不敢將我怎樣一人睡在床上也就不問別事自己胡思亂想只望陶五進來將此事回去通報好請湯德元想法那知到了晚間陶五不見進來忽听外面眾人喊道王大爺來了請進去坐罷又听那人問道夏小爺到那裡去了華家那小子可肯寫不肯寫眾人道現在網得那裡夏小爺被他說了許多話無法可想故而把他關在這裡那人道何必如此週折現在縣裡已經說明還怕他怎樣既然如此等我去葉少爺那裡听回信去這人却是王活嘴前來討信這些話被兆現听在耳內方知是葉家瑤雲為婚特發夏均祥來做這事無如被他們網住也沒法爭論到了二更時分來了一個和尚勸了他一番說雞蛋不必同石頭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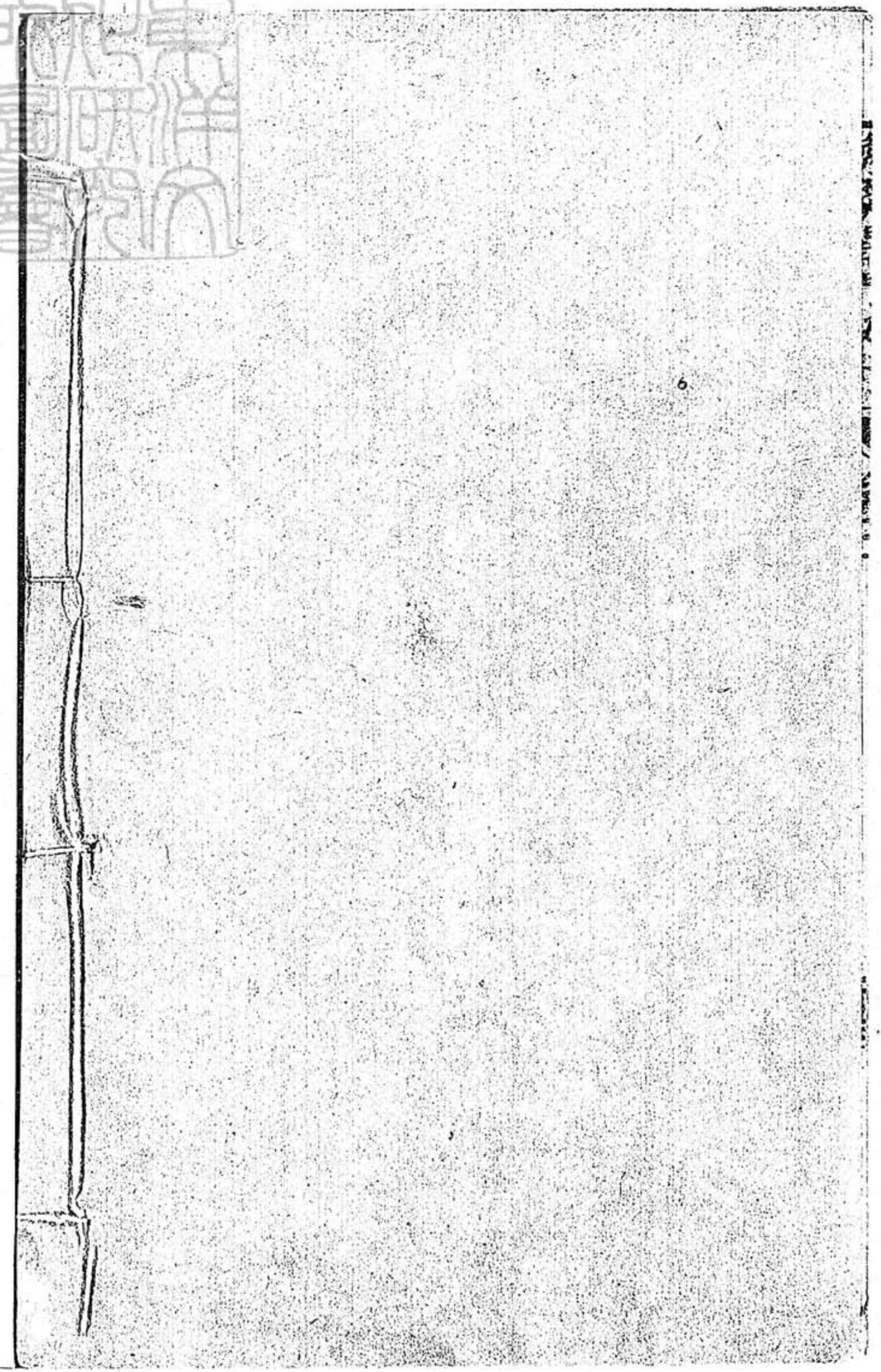
是好話除去夏家女子何地做不到親定要他與作對恐自己吃苦小是還連累別人這是何苦听說湯先生已遭詭計鎖在衙門裡面寫等你寫了退婚方肯將他放去現在叫人捉你哥七去了不是我多話此刻讓他和高道我不是別人就是湯家鎮那個住員廟的僧人湯先生是我家的施主前日聽說你們進城我就有點不放心後來問了葉家管家的方知你們這事事情我認到了你自己對的恐怕他們來看見說我走漏風聲

我要去了說畢就走此時兆現方纔明白細了一夜那裡睡得着次日飯後就來了許多人俱是衙門口裝束擁進來將兆現鎖起說道你家哥七現在堂上受了大刑供認同你為盜你還躲在這裡快些同我們前去不要裝模做樣的那時身不由主被眾人拖到衙前却巧遇見了陶發告知他兆現事情他所以方大喊罵着夏均祥此刻在堂上又說了這許多話洪鵬程怒道本縣不用大刑你決不肯肯招左右代我將大刑來伺候衆差人一聲吆堂將夾棍棒下兆現看見喊道我係在庠生員既未犯法且未革去功名何得輕自用刑難道不知定律麼這樣無辜誣良為盜我怕你這狗官也做不長久洪鵬程被他罵得是在難過不問清紅皂白這叫人用刑左右也就與兆現一樣的辦法把長衣脫去露出左腿套在夾棍小圓洞內兩旁又威武一聲一起收繩子但見兆現哎呀兩字未喊出口把臉一變眼睛一閉昏了過去差人依舊取水噴醒兆現慢七醒來洪鵬程又叫他認供他只是大罵不止說你受了人家多少賄銀就忍心害理誣良為盜現在一件實據沒有叫我從何招來洪鵬程听了冷笑道你們真不愧是个弟兄先前他在此也是如此說法你既然要真憑實証本縣就把你們對証隨即又叫人將老蠻子提了出來方至堂上望着兆現喊道二相公你怎麼也犯了案那事是過重了不能逃脫也不能怪這老爺追得緊只因施園長那裡追得太凶我看你從實說罷大相公已經認了供了兆現聽了這話恨不上前將他打死罵道你這些囚犯受了誰人的賈囑板我弟兄終久總有个皂白我華兆現再死是不能認供這事頭上有天你們這狗官如此害民隨後也要像我華家遭這橫事子孫亦要為盜被殺的說罷罵不絕口洪鵬程在堂上被他這一頓怎能認得下去把驚堂拍翻只叫拿大夾棍來將你夾死看你還會狡賴說着又夾起來兆現仍然痛罵罵到昏暈過去方纔住口差人見了這樣又用水噴烟才醒轉過來仍然無供洪鵬程還要用刑忽然背後來了一人說了兩句話隨即標了監牌將他送監內退堂而去你道是為何事只因他審這華家弟兄王活嘴却在裡面先前見兆現拷出供來他就喜之不盡說道只要

有一人肯認公事上就好做了此見兆現絕口不認反而大罵不止他怕洪鵬程真把夾死被親屬告了上控反為不美而且湯德元從前日醉倒之後後來雖將他關鎖在裡面終不是常事故請洪鵬程退堂商議彼此見面活嘴道不料這樣小孩子却如此挨刑我看既有了兆璧的口供就可以申詳上憲也不必送他性命但將他兩人長監禁待葉家事辦畢然後再想法開活便了惟有湯德元如何設法若是放他則養虎成害不放他就要歸這案訊辦怕人多口供格外難定公祖有何主見好從速施行洪鵬程道在小弟看來到有一計在此先將湯德元過一堂無論他招與不招即將他收禁叫老蠻子到他家作起贖之說晚間授意禁卒叫他如此如此辦法豈不兩全其美王活嘴道公祖辦事甚為妥當但是不過損點陰陽然華氏弟兄真是兩個好漢用如此嚴刑滿口尚是硬話真是世間罕有之人俗語云心不偷涼幽七所以他們如此硬法然亦難說若不如如此辦法大事何以得成鵬程道但是上憲過堂時還要葉公料理活嘴答應辭了出來回去報信且說陶發在堂上听此審法方知是夏與葉兩姓共謀暗害後見被夾棍兩次恨不能上去替他急得滿面流淚所幸末後未認供將他收禁陶發也就跟了出來這恨不能同他進監好容易等到挨晚時候衙門內來往的人不甚多了遂訪到李春家內預備買囑入監不知陶發果得進去且看下回分解



日本書紀
卷之六



日本書紀卷之六